

馬華文學

9

2012年8月

一字  
专 题

改

岁月印象

林迎风

改写

赖殖康

海鸥文学奖  
成绩揭晓



马来西亚华文作家协会出版



## 马华文学网络版双月刊

顾问 / 叶 喻 陈政欣  
主编 / 方 肯  
编委 / 吕育陶 曾翊龙 伍燕翎 罗 罗 杨嘉仁  
校对 / 卢媚伊 李宣春  
封面设计 / 余锦文  
内页设计 / 余锦文  
封面题字 / 黄金炳  
出版 / 马来西亚华文作家协会

The Writers' Association of Chinese Medium of Malaysia  
(Persatuan Penulis-penulis Aliran Cina Malaysia)  
Lot 9.09, 9th Floor, Sun Complex, Jalan Bukit Bintang,  
55100 Kuala Lumpur, Malaysia.

网页 / <http://www.worldchinesewriters.com>  
邮址 / [mychinesewriters@hotmail.com](mailto:mychinesewriters@hotmail.com)  
面子书 / <http://www.facebook.com/mahuawenxue>  
出版 / 2012年8月1日  
赞助 / 林登大学Linton University College

版权所有 欢迎转载 免费下载  
转载请注明刊出期号

# 马华文学

2012年8月·第9期



## 目录

02	主编的话	
<b>专栏</b>		
03	第二场雨 / 方路	34 室外之诗（组诗） / 陈伟哲
04	书画家国 / 杨嘉仁	37 在这里，第一天看湖 / 郑羽伦
05	唐人街里的孙文演讲通告 / 王修捷	38 变卦 / 汪耀楣
		39 不晓得 / 赖殖康
<b>一字专题 —— 改</b>		
07	改写 / 赖殖康	40 马华现代诗国际学术研讨会
08	岁月印象 / 林迎风	44 动地吟系列 III
<b>小说</b>		
14	九十九年红色身份留下死亡证书（续） / 洪泉	52 海鸥文学奖
<b>散文</b>		
32	当我走入 / 牛油小生	80 马华文坛消息
		85 书讯
		92 稿约

## 主编的话

今年八月，文艺天空灿烂。

第十二届马华文学节开始了，全马的文学活动在如花朵纷纷绽开。那些会刻板地认为马来西亚是文化沙漠的人，或许是自己的参与感不浓，诚如时时表示马来西亚缺乏发表文章平台的人，自己又投了多少呢？我不禁质疑。

八月号《马华文学》的地方书写多了一些，方路《第二场雨》写的是中国回乡；王修捷《唐》（题长，省略）写的是曼谷；牛油小生的散文《当我走入》写的是日本；林迎风的散文《岁月印象》写的是马来西亚，以及个人一路走来的风景变化。今年八月，马来西亚为开斋节、国庆日庆祝，而杨嘉仁的《书写家国》应节适宜。

洪泉小说《九十九年红色身份留下死亡证书》已在第五期刊载，如今续稿的内容之排列方式，也是作者特别安排。诗版有了常客：陈伟哲、郑羽伦、赖殖康，如今终见新面孔汪耀楣的女性温柔书写。希望往后能遇见更多的女性新诗创作，平衡以往阳盛阴衰的氛围。

这期的“一字专题”为今年最后一期，为接下来更丰富的内容让步。谁会出现呢？：)

才 16  
A

### 小启

《马华文学》座谈2之木焱

讲题：双城故事——散文书写的~~新山与台北~~。

日期：11.8.2012（六）

时间：6.30pm - 7.30pm

地点：月树咖啡馆

No. 6, 1st Floor, Jalan Panggung, 50000 Kuala Lumpur.

（首十二位入场者，可免费获得一杯花茶及手作饼干。）

方路

原名李成友。1964年生。大山脚日新独中毕业。台湾屏东技术学院毕业。曾获时报文学奖、花踪文学奖、海鸥文学奖、潮青文学奖及优秀青年作家奖。著有诗集《伤心的隐喻》《电话亭》散文集《单向道》《Ole Cafe夜晚》及微型小说集《挽歌》。现任高级记者。



## 第二场雨

**在**客运站下车时，雨还在下。湿漉漉的，把心里头的想法和思绪都弄湿了，人力车围起来，一辆，两辆，一群人力车，围在我避雨的候车亭，把我围成一个箭靶中心点似的，人力车主都穿上塑胶雨衣，半遮不遮的，里头的衣裳早已给弄得湿漉漉的。

从候车亭看到稀疏的巴士，破旧式的，从积了水的洼地驾过，看到客人从车内撑了伞斜斜着身顺着斜斜雨势走向候车亭避雨。

那是多年前的初冬。

我一个人从潮州到普宁。下一站是东里。

人力车脸上开始冒出了点茫然，东里？几个聚在一起咕噜，浓郁的潮腔让我在耳畔第一次聆听到的原乡音节，熟悉又陌生，真像遥远看一场潮剧。一个长辈车主说，在普宁驾人力车快二十年了，没听过东里这个地方。他问我是不是记错了。我翻了笔记本说，没错，启程前，父亲说老家就在普宁县的东里。另一个车主好心建议，不如到附近派出所查一查，侨乡回来寻祖，总有个源头吧。

雨还在下，人力车看使不出劲，拉不到客，一辆辆移开。初冬的风刮来，穿上风衣也感觉到冷。一些闲下来的人力车，不急着找客，在斜斜雨势下浓淡的潮语交谈，一个问：马来西亚，还没听说这地方呢。另一个回应，没去过香港。年轻一些的车主说，没说香港，大海都没看过呢。

在路上，遇一场风，一场雨，接到友人短讯：中国冷不冷。

我回了讯息：一个人回乡，有时想你。

后来，我一个人沿着公路走，在半途上了一辆破了帆布的人力车。“要去哪？”车主问。“不知道。”我说。车主缓缓骑过雨势，停在新华书店前。就这里下车吧，车主说。我下车后走进书店避雨，在书架上看到马悦然出版的《另一种乡愁》，看来此刻是我最好的写照，来到原乡，却不是原乡。我买了书后，沿着流沙河，经过电影城，中华美牙，七匹狼，到一家快餐店看书，直到黄昏搭最后一班巴士返回潮州。

后来，经过多年查询，在一个清明节祭拜母亲时，坟头双穴墓碑上看到刻好的祖籍“广东省，潮安县”。父亲所说的“东里”，就在潮安县，靠近彩塘的一个村庄。啊，我的祖籍，到头来不是“普宁”，是“潮安”，我找到的是一场普宁的风，擦肩而过的雨。

杨嘉仁

1977年生于马来西亚吉隆坡，博特拉大学生物科技学士，企管硕士，现任职创业投资管理公司。曾获马来西亚大专文学奖诗和散文组奖项，作品收入《没有别的，只有存在》和《有本诗集》。



## 书写家国

约

莫在30年前的独立广场，空气清新，阳光猛烈，记忆的本子还很小，没有写下太多细节，只涂抹了缤纷的色彩。

军官们坐成一排，看国庆游行，旁边就是挂着大国旗的看台，身穿蓝衣的长官们如此靠近。六岁的你从他们身后探出头来，左顾右盼，一位军官脸带微笑，把你一拉，让你站在他跟前，眼前豁然开朗，得以看见坦克车缓缓在路面写下炮火连天的往事（和过去有关的故事都由炮弹和烟硝组成），抬头是战斗机的凛然一笔，彷彿引向家国的未来——

会不会飞回来呢？当时是这么想，想着想着降落伞们一个个掉落在广场内。

30年后，国庆未临，独立广场跟前是严阵以待的警队和水炮车，身穿黄绿衣着的群众被挡在广场之外。一队年轻警员表情严肃，和群众之间隔着蛇笼，也彷彿隔着一片大海，看不见彼此，却听得到中间呼啸的海浪。

当前方的众人开始欢呼，你以为他们顿时变成儿时的军官，会拉你一把，让你站在他们跟前，眼前将是豁然开朗的广场。你随着人群往前走几步，眼前果然是豁然开朗的广场，得以看见水炮车缓缓往前行驶，接着传来“噗噗”连环巨响，写下催泪弹密布天空的一个下午（和未来有关的故事依然由炮弹和烟硝组成），低头是哐啷哐啷跌落脚边的冒着轻烟的催泪弹、沾湿视野的泪水和亲吻路面的唾液，模糊的视野是否引向家国的未来——

会不会有机会回家呢？被莫名气体挤压、撕裂着鼻腔和肺部时是这么想，想着想着人们再次往前逃跑。

你的唾液从来没有这么放肆地书写城市的路面。你从来没有用过市政局广场喷水池的水来洗脸，梳理莫名的泪水和关于家国的心情。你从来没有在城里逃亡。你跑着跑着经过出生的医院大楼（现在已经是酒店）。那天下午，你生长的城市驱逐你。

酒店大堂里，金融机构的研讨会休息时段，同行说：“英国人看到我们的政策企划案，都吓呆了，我们书写的愿景——”。这是怎样的一座城市呢？书写着的人，一些用巨大的图景、一些用连环催泪弹，一些用逃亡的脚步和眼泪……

王修捷

八字辈，音乐人。自小喜欢音乐、文学。  
相信诗比历史更为真实，音乐比一切更贴近人心。



# 唐人街里的孙文演讲通告

**我**在曼谷旅游期间，共两次遇上华人后裔。当地华人当然不止这么少。但我们逗留短暂，真正说得上话，互相了解的也只有那两位。

第一个人已经白发苍苍，在Watpho渡口边卖衣服。杉问她是否华裔，她说是。她祖父来自中国，到了他们这一代，已经无法说华语。但我不觉得她有所遗憾。毕竟在那块土地，说泰文比中文重要。在一个国家里，文化保留与否，人数毕竟还是很重要的。

第二次遇上的，是一对卖面的夫妻，同样无法说华语。但他们店里摆满了来自中国的遗物，包括一块写着“郭”的牌匾，以及一些中国陶瓷娃娃。就这样，当他们逐渐失去文化上的根，便只能抓着一些象征式的物品，聊以自慰。

你问我他们的处境可怜与否，那是见仁见智的。我只能说他们更能融入当地社会，用一个看不见的大代价。因此也无所谓放下不放下。

再后来，我们下午转逛曼谷唐人街。一些店里播放着华人歌曲。我们一直在巷子里穿梭，经过一间关帝古庙，也经过一些写着中文的建筑物。其中一间店铺尤其有趣。店门口旁贴着一个镶好的通告，上面写：孙中山先生1908年10月演说地点。

我其实已经不是第一次看到这种清末遗物。在大马其实也充斥着这类东西。（但没多少人真正知道它们的来历。）比如我家乡某会馆，挂着一幅相当大的画像，上面有一个人穿着大总统的服饰（大概就是孙文本人了）。旁边写着“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但其实革什么命，努什么力，会馆里终日打牌抽烟的老先生们也不甚了解。如果政府人员会读中文，大概会误会那是反国阵的秘密会所。（毕竟要求净选的人竟也会被标签为推翻政府啊。何况“革命”二字？）

另外，我的母校三民小学，名称里的“三民”二字也很特异。小时候我还以为三民指的是三大民族，但长大后有着更深一层的怀疑。虽然师长从未解释，但三民指的也许正是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无独有偶，当年和孙文打对台的康有为一生提倡保皇，提倡尊孔。这尊孔二字，不就是隆城某独中的校名？又，我家乡有间中正夜学。某次我溜进办公室找我母亲，发现上面有一个蒋中正题字的残旧牌匾。如果那真的是蒋中正真迹，那么，中正夜学恰好就是以他为名的。这些，都是历史的痕迹。

虽然不是什么了不起的大发现，但在泰国唐人街看到这么一个演讲告示，其实还是觉得很有趣的。那就像，跌入一个不被重视的时空框架里，看它如何在庸碌的叫卖声里缓缓淡去。至于当年那场演讲说的是什么内容，已经不是店主所能揭示的了。

我们和当地华人，甚至无法用华语好好的畅谈一番。是

一字专题

改

诗  
改写  
赖殖康

散文  
岁月印象  
林迎风



# 改写

/ 赖殖康

一把手术刀划过  
开一个小缝，紧紧的  
探进手指，探出血液  
探出你

看似孪生，近闻  
啊，发端飘来玫瑰花香  
自你  
嗯，发端传来茉莉花味  
自他

是龙凤胎？啼声频率尽相似  
呱呱落地的眼泪，那咸度  
有白发与黑发在冲突

让针线走在小缝处，烫上  
科学怪人似的伤疤  
躺复制的成果在右手边，静静  
在一堆成名的精液上

上妆以后  
在街上大摇大摆，以重生的  
喜悦



# 岁月印象

/ 林迎风

五 十一年前诞生时，未听过的枪炮声早已远去，鞭炮与烟花取而代之，以传统之名延续，在合法与不合法之间，在官方节目与民间庆典中明燃暗放。

五十多年后，官民言行不一的课题也像烟花亮起，朝野各自炫耀；有时像鞭炮，扰人清梦的响着，争议似乎从未间断。

未间断的也包括未看过的独立场面，由于国营电视台定时播放，这五十多年来，人民都可一睹国父高喊三声的激情。

实际上，中断的倒也不少，例如，一些州属在308大选后政权易主，两线制呼之欲出，风水能否流转已是最新课题。一些领袖已下台，一些继续领风骚，在当家当权或边缘，无人不想再造辉煌。

辉煌曾在历史里此兴彼衰，尤其是三国演义即是明鉴。然而，历史书内已无三国，演义都搬上荧幕，这里锵锵那儿吹号角，世界全情投入在风萧萧兮易水寒。

《唐诗三百首》已变成了另类“通书”，只供有需要者，大多数人不会去牢记或熟背。那些属于经典的，是供书架摆设用途。这些属于百科专业的，也只供点缀为照片布景。

中断的也包括了自己的记忆，在岁月洪流中，河岸纵使不变形，也被侵蚀了许多。为了将现有残留的，与日后的时间连接，因而写下一些点滴，供自己回味一番。

\*\*

1960年9月13日，东方发射第一枚火箭，中国人欢呼声之中，大马北方的绿岛传出一阵婴儿啼哭声。

是的，正是我，在父母婚后首个期盼中呱呱坠地。林家有后，取名扬峰，父亲当时或许希望我能——名扬能达四海知，登峰可观众山小；祖母却认为人得谦虚一点，所以加了个乳名：林文清。于是变成——名扬四海仅是文，登峰两袖迎风清。当然，这两项都是我长大后的想法，实况倒与第二个想法相差不远。

祖母来自中国，从她口中了解，我的祖父是安溪人，安溪自然就是祖籍。祖母在槟城落地生根，我的父亲因此是道地槟城人，母亲是马六甲人。我，自然成了安溪的槟城人了。当然，MY CARD不会这样写，最重要的能证明我是马来西亚人。

父亲离乡在马六甲饼店打工，在母亲生产前和她迁回槟城，因此，我生在绿岛，成了岛民。五十年后，这座岛已换了当家。我因为工作，家已不在岛上，年度回乡之情，如岛上升旗山，虽经多番发展，庆幸表面青翠依然。

话说回来，诞生那年看似太平盛世，却是个时而戒严的年代。

我生在蕉风椰雨的青草巷。青草巷与乔治市相距离约一小时车程，当时尚无大发展，路两边都是椰林。

穿过靠山的椰林，走完小路登上斜坡，近山处可看到养鸡种菜的地段，屋旁有一口水井的亚答屋，就是我的出生地。当年，祖母漂洋过海南来，辛苦打拼后建立的家园（之前写过一则关于祖母的文章：《缠着小脚的女人》）。





自小打井水冲凉，还赤裸裸满山跑。被蜜蜂蛰过，被老牛追过，与大自然为伍的我，早已将清晨风视为一种清爽。或许因此迷恋上风的自由吧，日后取了个笔名叫林迎风（笔名是作者绝对的自由，除此，还有亚摩、杨峰、一木等）。

然而，那个年代的风并不太自由，脱离英殖民独立前后，国内还遗留一些不安，当局部而发布戒严令，当时设立新村、扣留营事件等各有记载。警号响起前，大人急着购粮，之后门户紧锁。然而，比起战乱中面对枪林弹雨或家破人亡的，被强留在家算不了什么；比起干旱洪灾天灾人祸，戒严时令人担心的存粮不足，那点担心也不算什么。

出生前一年，即1959年正是大马首个全国大选，其后四或五年一次就举行大选。唯一的印象是那年代的大选，参选政党举行可以群众集会。看着大家在空地上搭建舞台，候选人在台上口沫横飞，安装播音器的选举车四处广播，热闹非凡。可惜在1969年第三届大选后，就没有这些激情画面了。

也是我9岁的那一年，阿姆斯特朗代表人类第一次登上月亮，粉碎了东方神话；大马正举行全国大选并进入尾声，却发生了五一三事件。前者虽然证明了广寒宫的不存在，没有嫦娥玉兔也没有吴刚伐树，中秋节依然不受影响，神话继续流传。后者经官方解释，主要是马来人与华人之间的种族冲突，原因是各族间政治及经济能力的差异……马来西亚至今已举行了十二届全国大选，经济能力还是有差异之处，仍然是多元种族、宗教与文化的国家。要求全民团结朝向种族和谐，依旧是朝野必争的口号。

五一三的污点在各方努力中已淡化，种族敏感课题仍不时被不择手段的政治人物挑起。然而，老百姓都希望安居乐业，没有人想重演流血事件。

五十一年了，每年都有不同的记录成为历史，来自不同的领域——政经文教也各有各精彩。一些大事流传至今，一些则成为过眼云烟。因为网络的方便，今天一上网就可回顾所有被记载的大小点滴。

至于个人的，虽然也可在网络上看到一些，更详细的，当然要自己动笔了。

\*\*\*

对于自己的童年，记忆不多。

父亲于2000年逝世，整理他抽屉的遗物时，找到数张黑白照片。照片里的人物，只认出父亲与母亲，其他人物一般上不太认识。相片里那个骑在父亲肩膀上，光着屁股的小孩，当然就是我。通过照片才知道，原来小时候曾到过吉隆坡，曾到过海边嬉水，曾到过这里，去过那儿。

印象中还有一些玩伴的样子，也因此记得在小巷里的玩乐，包括学骑脚车时摔倒，脚趾之间裂开的一个伤口，用药水清洗数个月才复原（痛过后就忘了，倒是脚趾之间留下一道疤痕，偶尔会唤醒这段记忆）。其他的大部分模糊，甚至也不记得曾住过红灯角，只记得住在调和路。楼下五脚基是屋主年迈父亲的“宝座”，这个行动不便的老人家经常坐在那儿，无所事事地看人来人往。

记忆最清晰的是唯一的妹妹在我7岁那年加入这个小康之家。不久后又因父母要谋生，无人照顾的情况下，将她寄养在父亲义弟的家。妹妹是在适龄入学时才搬回来同住。虽然自此才有相聚的机会，每次我被母亲惩罚时，她总会上前维护我。血缘与亲情，不受时间与距离所影响。

有关童年的片段，记忆里留住的不多。小学时的趣事，只记得一两件。包括登过舞台表演“我是一个红苹果”、放学回家却将眼镜留在校内、排队时说话被老师罚翻跟头，还有假期时“潜入”学校胡闹过……



\*\*\*\*

少年的那个年代，已经有了电话、电影、黑白电视。有了黑胶唱片后，卡带诞生了。科技日新月异，生活乐趣也相应丰富起来。

少年时最爱看电影，因为其中一名邻居是在戏院任经理，只要不满座，电影院熄灯后，他会让我“无票”入场，而且是楼上的特别座呢！那时，总爱买一小片的巧克力，边看边吃，自得其乐。要不然，就到大世界游乐场，入门须买票，里头可以玩电动赛车、丢圈圈、掷飞镖有奖游戏等，或站在那儿看电影。这间戏院四周只围着略高过人的墙，站在外头也可看到屏幕。

少年时，三轮车是岛上的特色。虽然早已有了汽车、巴士、飞机和火车，却只有渡轮可让人渡过槟威海峡来回半岛。而我，除了巴士，就只有脚车代步。那个年代，没人谈过大桥，若有人建议建这么大的桥，肯定是天方夜谭。而现在有了槟威大桥，却还得建另一座以应付大幅度增加的车流。三轮车，依旧是岛上的特色。

那些年，逃过学，到青年公园打乒乓，被副校长逮个正着。和不良分子结识，差点涉及械斗。离过家，最后被父亲亲自“捉回”。各种叛逆时期留下的深刻印象，幸好都未闯下大祸而及时回头。

那些年，因为爱情小说的流行，对爱情特别憧憬。不知天高地厚而写的故事特别多，还为人写情信赚小费，功课草草了事不在话下，却也在及时恶补中过关。那些年，因为沉迷金庸的武侠小说，向往侠义心肠，在校园内遇不平事则鸣，也因此影响了日后待人处事的态度。





那些年，家境不富裕让我从中学习更多。父亲回到槟城后，在路边摆摊卖衣服，为蝇头小利日晒雨淋，为一头家日出晚归的生活，这些足以让我看清楚现实种种。他后来开了小店铺，生活才过得较为稳定。

自己好玩之故，浪费太多时间在外头，初级文凭考试不及格，使我一度要放弃学业，结果父亲坚持托人安排下进入独中。读完独中后在好友的影响下，选读了新闻系。

原本还有一年就毕业，由于和数名同学一起为应征《南洋商报》记者。在槟城办事处笔试后，成功被录取。当时《南洋商报》可说是进入报界的首选，有此良机，岂可错过？我因此放弃毕业证书，提前踏入社会，一是要减轻家里负担，二是想飞出海岛，看一看天下。那年是1981年，我刚过了21岁。

\*\*\*\*\*

从当年的21至今天的52，之间是更多酸甜苦辣的岁月印象。这些过程包括成了家，也因此与家人一一品尝。

蓦然回首，人生已过半百，在国家正准备迎接第13届大选前，写一小段岁月印象回味一番，其乐也无穷。至于国内，又是稀土山埃加养牛，又是华小资源短缺，正是多事之秋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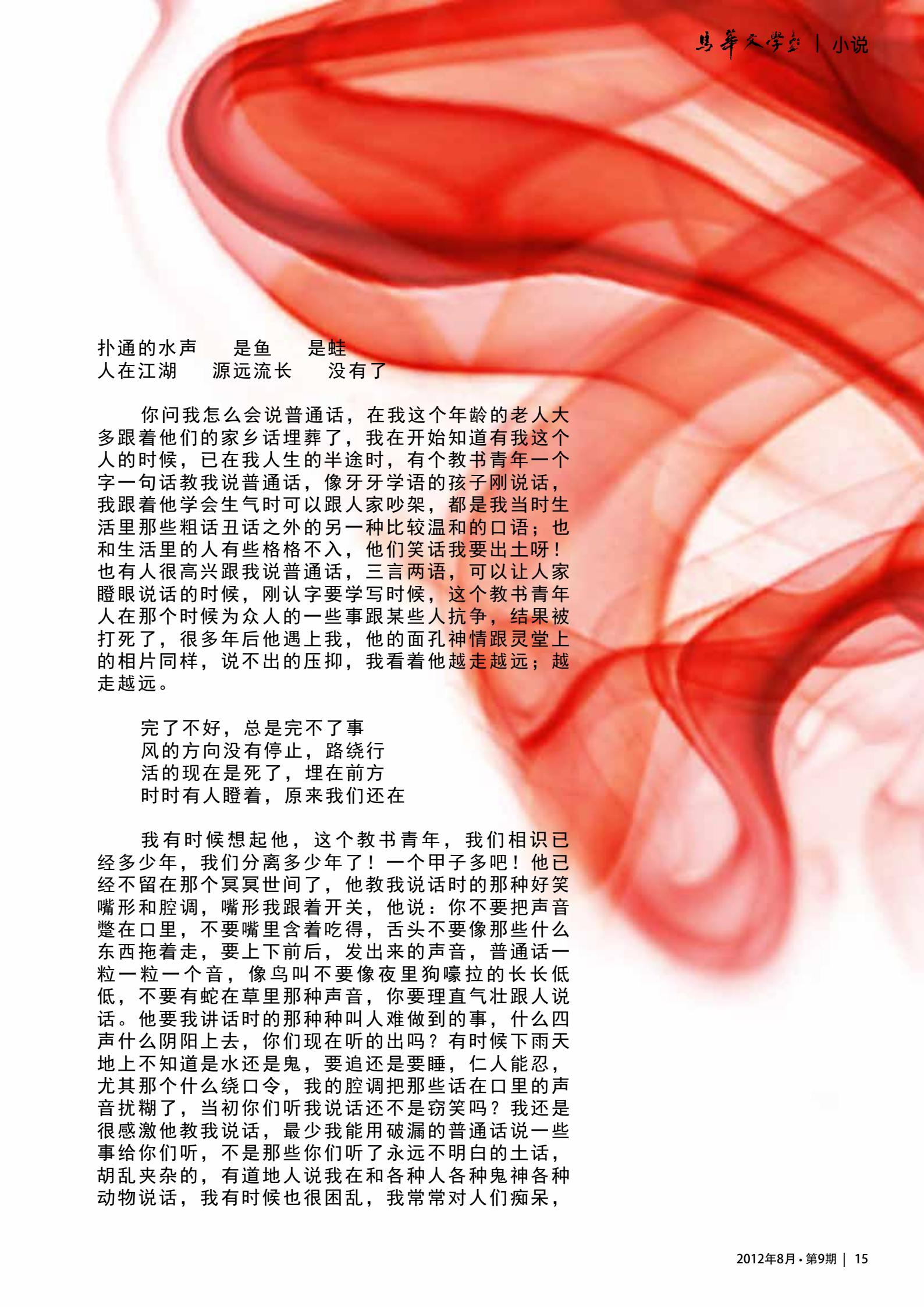
秋风正清爽，只希望将来的冬天不会太严寒，好让人民过冬后再迎一个春。

# 九十九年红色身份留下 死亡证书 (续)

/ 洪泉

你 听得懂我说的话吗？很多人说我有时候讲话不清不楚 喃喃不知说什么，问这个答那个；没头绪的事情在老人的传说里了结，有时候也说了一些纠杂不清的语言，方言和土语夹杂不清，混乱难忍，你们说它是罗惹语言，一知半解，说不分明，我对你们词不达意呀！我有时候看看某个东西看看动作看看神情我知道他们的情意，我知道了，说不清楚那种意念给听的人，我只是心里明白对方的表白，再述说一次吗？我不能，我自说自话那意思，拿不住前言对后语，你们就看到了喃喃自语的老人，我跟身边的生物说；我跟经过的生灵说，我没办法跟家族里的人说，跟年轻一辈，跟孩子们说话，我们的话题、我们的交谈语言和用词没有多少共同点，鸡鸭同笼呀，过去的话头和当下的用语，都像沟里的游鱼和鱼缸里的观赏鱼，我和他们沟通有问题，有时候像那是河里流水呀，溺毙浮沉或泅泳飘漩，就这样让它流去吧！幸好我还能用我们现在交谈的一点普通话和一些还留着文化根茎的人交流，你们对我说的内容似乎多不了解，我们的岁月相距长远，山野重植，翻种不再是森林，我们好像再造人生呀，那是我话里有一些砂石和你们蒙头不知的无数根源，这大概就是某些人说的语言障碍，也是有意的鸿沟与隔离呀，那不是隔膜，那是帷幕，人的天地照旧，老神在在日日翻，我的人生，大家的世界，有人强词夺理的家国，我们将来，处处不安，这些不清不楚的东西在将来会不知不觉连串起来，你们会在有意无意间编辑出有些人还会明白的东西，某个角落的历史；处处角度的故事，我们的生活是个怎样的面貌，我们的历史跟无奈的地貌一样，被改了。

～～家族寻找还不知名的根源，撰写自己的历史，那个脚下的历史是水中飘泊影像，脚踏水中的烂泥，水浑浊，人人窃笑。～～



扑通的水声 是鱼 是蛙  
人在江湖 源远流长 没有了

你问我怎么会说普通话，在我这个年龄的老人大多跟着他们的家乡话埋葬了，我在开始知道有我这个人的时候，已在我人生的半途时，有个教书青年一个字一句话教我说普通话，像牙牙学语的孩子刚说话，我跟着他学会生气时可以跟人家吵架，都是我当时生活里那些粗话丑话之外的另一种比较温和的口语；也和生活里的人有些格格不入，他们笑话我要出土呀！也有人很高兴跟我说普通话，三言两语，可以让人家瞪眼说话的时候，刚认字要学写时候，这个教书青年人在那个时候为众人的一些事跟某些人抗争，结果被打死了，很多年后他遇上我，他的面孔神情跟灵堂上的相片同样，说不出的压抑，我看着他越走越远；越走越远。

完了不好，总是完不了事  
风的方向没有停止，路绕行  
活的现在是死了，埋在前方  
时时有人瞪着，原来我们还在

我有时候想起他，这个教书青年，我们相识已经多少年，我们分离多少年了！一个甲子多吧！他已经不在那个冥冥世间了，他教我说话时的那种好笑嘴形和腔调，嘴形我跟着开关，他说：你不要把声音蹩在口里，不要嘴里含着吃得，舌头不要像那些什么东西拖着走，要上下前后，发出来的声音，普通话一粒一粒一个音，像鸟叫不要像夜里狗嚎拉的长长低低，不要有蛇在草里那种声音，你要理直气壮跟人说话。他要我讲话时的那种种叫人难做到的事，什么四声什么阴阳上去，你们现在听的出吗？有时候下雨天地上不知道是水还是鬼，要追还是要睡，仁人能忍，尤其那个什么绕口令，我的腔调把那些话在口里的声音扰糊了，当初你们听我说话还不是窃笑吗？我还是很感激他教我说话，最少我能用破漏的普通话说一些事给你们听，不是那些你们听了永远不明白的土话，胡乱夹杂的，有道地人说我在和各种人各种鬼神各种动物说话，我有时候也很困惑，我常常对人们痴呆，

说话不知所措，人人摇头，有人一知半解，我真的不知道应该怎样才能在人和人之间说的明白，而我的路过朋友却很清楚，我明白他们告诉的事情：现在时间和过去时间的；将要发生的和已经发生的。还有我们走过的和我们从未打开的那扇门，他们说的我听得明白，我说了他们可以了解的话，还有面对人们，我说这些普通话，感觉有点尊严，后来发觉到有许多人不懂普通话，老的说讲家乡话才有根，不忘祖，家族里也有许多人不要用普通话交谈了，他们读外文又说外语，那些讲家乡话的又不说他们的子孙忘祖。有些人，他们忘记了自己和自诩的身份，把自己说的很多乡土，讲老话就是有根基的人生吗？而我感到自己找到了什么！我的乡音不在原来的土地上，我生长的土地上有说不尽的语言，我的感觉，我的身份这种奇妙的心情，我乡土的乡音不再有原貌，如今，说那一点点普通话，它已经成了我的语言，听者有时候不知所云的普通话；口齿不清也过了半世纪多，回想过去，我的前半生怎样过呢？转眼还是过来了现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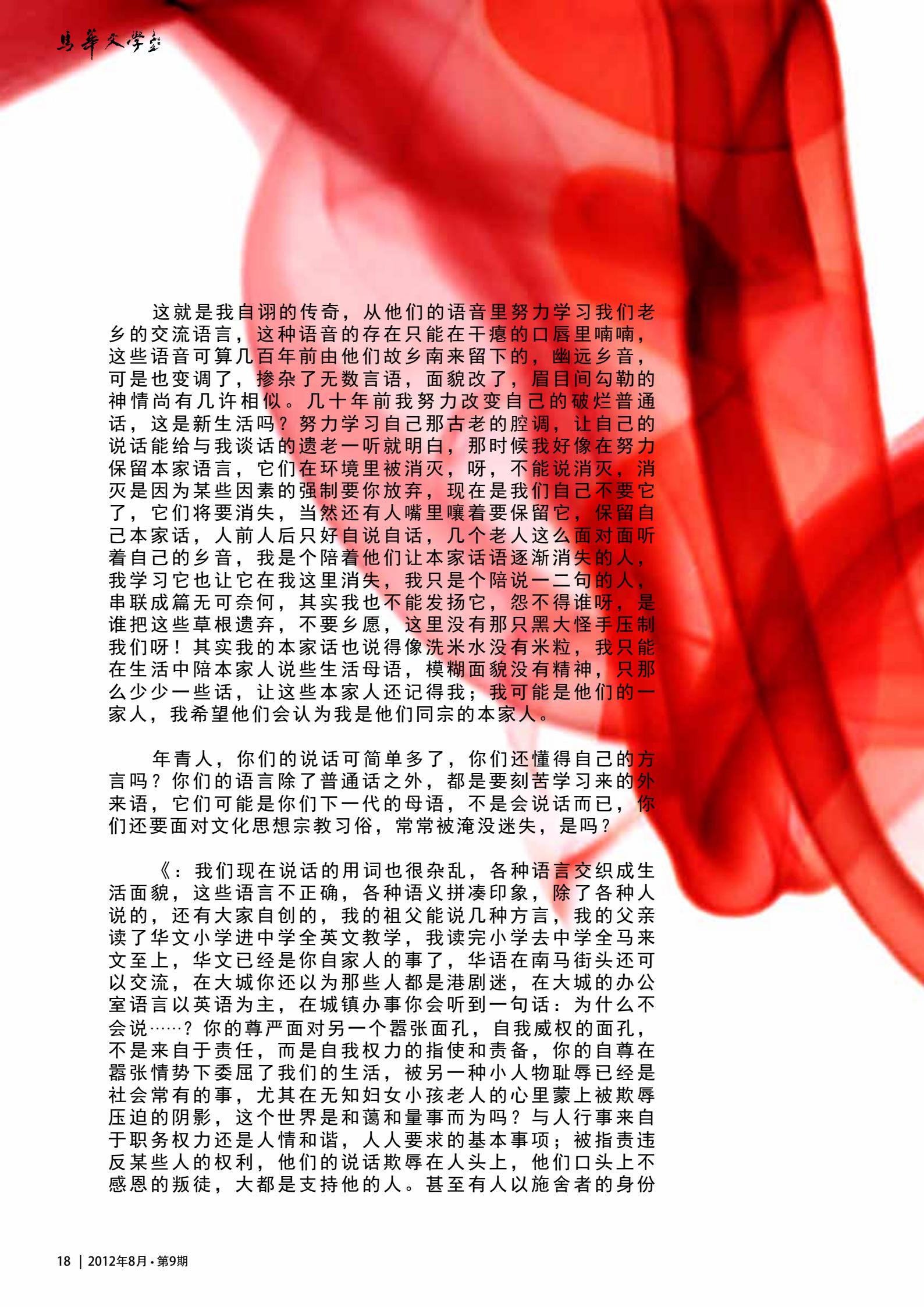
他教了我说话，中年启蒙呀，我开始懂得一些事，逐渐明白一些事端也知道一些后果，听闻里的那些来龙去脉，也有些事让我后悔，自己为什么要知道那些可以不知道；应该不知道的事，知道了只有生气又无能为力，像他的死一样，死在凶徒手中。

亡者歸來。你在何方。半世生靈。你已歸去。  
原来種子。播在那裡。亡者新生。何方何處。  
活得如意。像當年否。當年如今。今日當年。  
情有所忠。終如往昔。如車如轍。歸來亡者。

我不会写什么文字给人家当祭文，这些文字是经过的生灵唸说的，生命的伏笔，过去的和未来生命的，尘埃跟踪而至，生生不息，现在静静地静静地看到运转。

(那年的乌鸦悲啼了好几天，大家心里明白，乌鸦为什么悲啼，他看着自己的尸体被一群人摧残，那些凶徒心里没有怨恨他，他们接受了那个充满敌意和仇恨的任务，那也不算是仇恨呀！他只是抗议不公不正的人治社会偏差行为，他有正义责任，他抗议，他阻碍了某些人的利益，他站某些人的极端想法的出口，那些人的利益被挑剔被影堵，那些人口里利用社会的公务权力，就在街头横行霸道，看在群众的眼里，这些人是霸道，他和一些人在街头说话了，制服人员阻了他们的去路，一群暴徒围攻他，群众在他倒下时被强行驱逐，这不是历史，他们的历史没有记载这些事，在场的生灵目睹这一切，在喧嚣声中，他冉冉迭起，不屈不饶，死的激昂，他看看自己，肢残的身体在血泊里扭曲，头颅扭曲破裂，那些暴徒还猛踢他，他们心里没有仇恨，他们只有任务，他们的良心出了一场暴行，多年之后，他们来到这里回忆过去，忏悔过去，他们在这里预见了另一场暴行，他们想在这里阻止死亡发生，可是更强大的贪婪欲望驱逐他们离开这里，那种无形的旨意，来自某个极端思想丛生的源头，某些人推荐，另一种意念生生不息，经过这里的生灵只能为这个地方祈福，乌鸦盈泪。)

我以前的老家庭～我懂事之后才知道它存在～开枝散叶之后家谱也分散去了，我手上没有家谱，他们没有分留给我，我身上的枝叶凋零，他们从我身上裁剪枝叶坠下；没有人给我家谱，结果我这里不再有延续，他们早已这么想吧，家谱不必给我了，没寻找我，也不知道我的下落了，我认得那些人的后代，这些人的后代不知道有我这个人，倒是家族里远房有人知道我还没有死；他们知道家族里有个老不死的人，不知沦落哪里，飘零哪里，没有人寻找我，我在知事之后暗暗观察他们，有意无意接近他们的老人，那些老人在言谈间传说我的存在。



这就是我自诩的传奇，从他们的语音里努力学习我们老乡的交流语言，这种语音的存在只能在干瘪的口唇里喃喃，这些语音可算几百年前由他们故乡南来留下的，幽远乡音，可是也变调了，掺杂了无数言语，面貌改了，眉目间勾勒的神情尚有几许相似。几十年前我努力改变自己的破烂普通话，这是新生活吗？努力学习自己那古老的腔调，让自己的说话能给与我谈话的遗老一听就明白，那时候我好像在努力保留本家语言，它们在环境里被消灭，呀，不能说消灭，消灭是因为某些因素的强制要你放弃，现在是我们自己不要它了，它们将要消失，当然还有人嘴里嚷着要保留它，保留自己本家话，人前人后只好自说自话，几个老人这么面对面听着自己的乡音，我是个陪着他们让本家话语逐渐消失的人，我学习它也让它在我这里消失，我只是个陪说一二句的人，串联成篇无可奈何，其实我也不能发扬它，怨不得谁呀，是谁把这些草根遗弃，不要乡愿，这里没有那只黑大怪手压制我们呀！其实我的本家话也说得像洗米水没有米粒，我只能在生活中陪本家人说些生活母语，模糊面貌没有精神，只那么少少一些话，让这些本家人还记得我；我可能是他们的一家人，我希望他们会认为我是他们同宗的本家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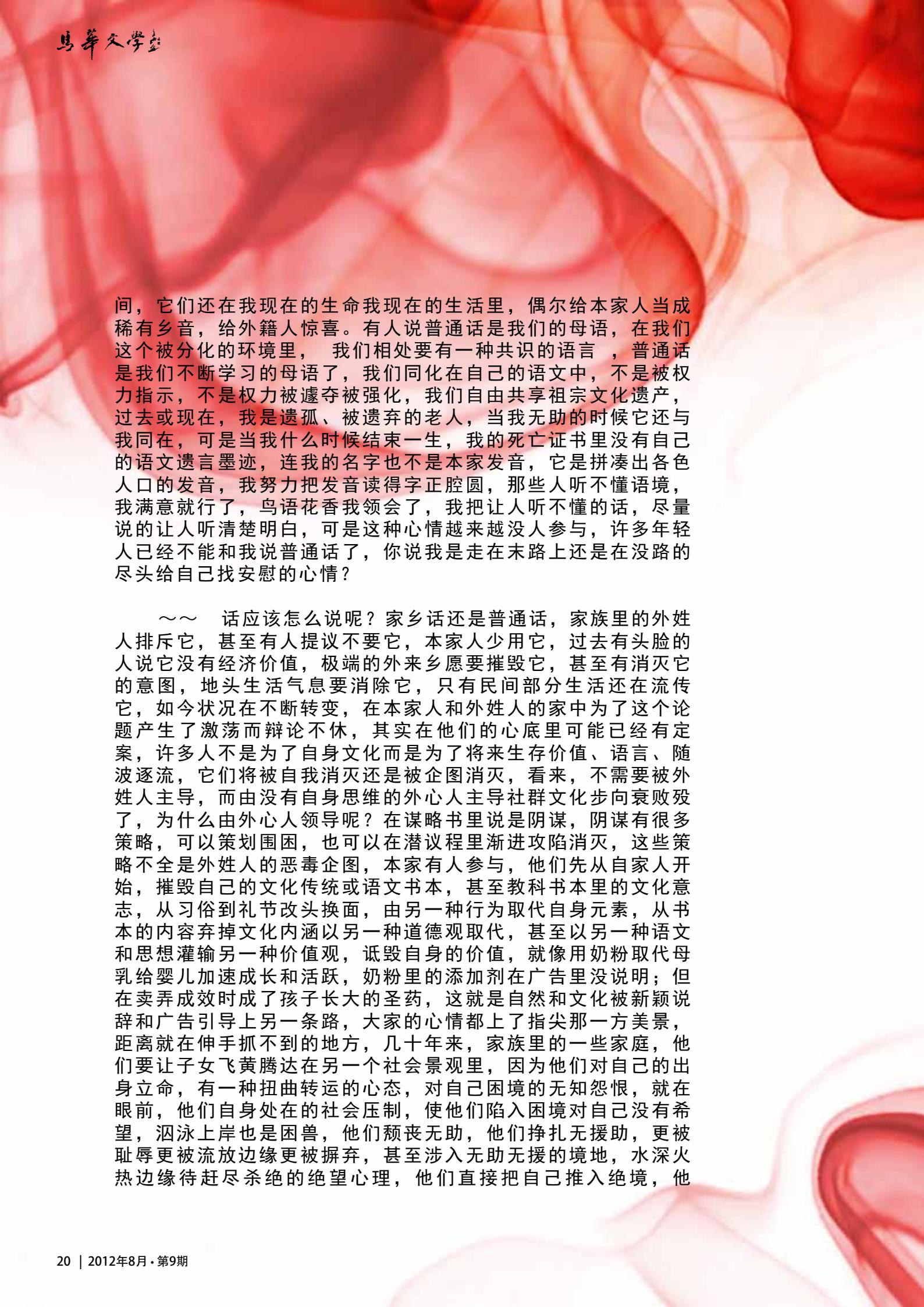
年青人，你们的说话可简单多了，你们还懂得自己的方言吗？你们的语言除了普通话之外，都是要刻苦学习来的外来语，它们可能是你们下一代的母语，不是会说话而已，你们还要面对文化思想宗教习俗，常常被淹没迷失，是吗？

《：我们现在说话的用词也很杂乱，各种语言交织成生活面貌，这些语言不正确，各种语义拼凑印象，除了各种人说的，还有大家自创的，我的祖父能说几种方言，我的父亲读了华文小学进中学全英文教学，我读完小学去中学全马来文至上，华文已经是你自家人的事了，华语在南马街头还可以交流，在大城你还以为那些人都是港剧迷，在大城的办公室语言以英语为主，在城镇办事你会听到一句话：为什么不会说……？你的尊严面对另一个嚣张面孔，自我威权的面孔，不是来自于责任，而是自我权力的指使和责备，你的自尊在嚣张情势下委屈了我们的生活，被另一种小人物耻辱已经是社会常有的事，尤其在无知妇女小孩老人的心里蒙上被欺辱压迫的阴影，这个世界是和蔼和量事而为吗？与人行事来自于职务权力还是人情和谐，人人要求的基本事项；被指责违反某些人的权利，他们的说话欺辱在人头上，他们口头上不感恩的叛徒，大都是支持他的人。甚至有人以施舍者的身份



掠夺社会上的个人权力。我们的生活被逼着前进，而不是自强不息，我们把自尊置放在头顶上直觉尊严，其实它被别人踩着，然后可能像足球一样被踢得面目全非，你已经不是你，你讲的话像迸裂的气球一样大声，响后无声，你说了最讨好的语言也没有用，用了动听的语调讨好也只能收拾叫人愤怒的局面，这种说法可能过分了，可是，当你用自己的语言回顾和倾诉过来路，你收拾语言和检视反映的结果，发觉自己陷入嚣张无理的狂乱之中，某些人语无伦次不断欺压你的呼喊抗议，你在那无理的欺压声音里，你的要求话语回应无声，无声，无声呀，无声！我有时候在沉默中给自己说话，给大家说话，大家没有听进耳里，他们还在说自己的话，自己的话！自己人可以用英语作为共同语言，更有许多自己人不以普通话作为共同语言，他们嚷开到自己人更强调籍贯方言的自我优越感。想想我们的过去，想想我们的社会地位，想想我们溃乱的语言和求学环境，我们在人造的倾斜滑梯上不断向下挣扎；寻找求存的机会。多么矛盾的话题，有人自大说自己语文前途无量，而我们的现实生活里，我们的这种语文在我们的生活中逐渐萎缩，甚至我们，在社会的倾斜地位能发言吗？老人家，你的话，可能和你的身份一样，我们都是走在荒谬无助的路上，你走过来我走了下去，很长。》

我喃喃自语的时候才听到自己的语音，我不知道那是谁流传给我的，是我的父亲还是我的亲人还是我的乡亲父老，我不知道我讲的是那种乡言土语，当年，我怎样生活来的活命，我说的那些片言只语能给我活命，一些说话，它就是我的命根子，我没有摒弃或忘记它们，是三两句不能全表的草根乡音还是断续不流利的各种话语，还有那些人和各种人之间杂乱的语言，还有流传人世间和自然环境传承的节奏声音和回响旋律，隐藏自然生物群中，它们在我的身体、我和人与人之间，神情与意会之



间，它们还在我现在的生命我现在的生活里，偶尔给本家人当成稀有乡音，给外籍人惊喜。有人说普通话是我们的母语，在我们这个被分化的环境里，我们相处要有一种共识的语言，普通话是我们不断学习的母语了，我们同化在自己的语文中，不是被权力指示，不是权力被遽夺被强化，我们自由共享祖宗文化遗产，过去或现在，我是遗孤、被遗弃的老人，当我无助的时候它还与我同在，可是当我什么时候结束一生，我的死亡证书里没有自己的语文遗言墨迹，连我的名字也不是本家发音，它是拼凑出各色人口的发音，我努力把发音读得字正腔圆，那些人听不懂语境，我满意就行了，鸟语花香我领会了，我把让人听不懂的话，尽量说的让人听清楚明白，可是这种心情越来越没人参与，许多年轻人已经不能和我说普通话了，你说我是走在末路上还是在没路的尽头给自己找安慰的心情？

～～ 话应该怎么说呢？家乡话还是普通话，家族里的外姓人排斥它，甚至有人提议不要它，本家人少用它，过去有头脸的人说它没有经济价值，极端的外来乡愿要摧毁它，甚至有消灭它的意图，地头生活气息要消除它，只有民间部分生活还在流传它，如今状况在不断转变，在本家人和外姓人的家中为了这个论题产生了激荡而辩论不休，其实在他们的心底里可能已经有定案，许多人不是为了自身文化而是为了将来生存价值、语言、随波逐流，它们将被自我消灭还是被企图消灭，看来，不需要被外姓人主导，而由没有自身思维的外心人主导社群文化步向衰败殃了，为什么由外心人领导呢？在谋略书里说是阴谋，阴谋有很多策略，可以策划围困，也可以在潜议程里渐进攻陷消灭，这些策略不全是外姓人的恶毒企图，本家有人参与，他们先从自家人开始，摧毁自己的文化传统或语文书本，甚至教科书本里的文化意志，从习俗到礼节改头换面，由另一种行为取代自身元素，从书本的内容弃掉文化内涵以另一种道德观取代，甚至以另一种语文和思想灌输另一种价值观，诋毁自身的价值，就像用奶粉取代母乳给婴儿加速成长和活跃，奶粉里的添加剂在广告里没说明；但在卖弄成效时成了孩子长大的圣药，这就是自然和文化被新颖说辞和广告引导上另一条路，大家的心情都上了指尖那一方美景，距离就在伸手抓不到的地方，几十年来，家族里的一些家庭，他们要让子女飞黄腾达在另一个社会景观里，因为他们对自己的出身立命，有一种扭曲转运的心态，对自己困境的无知怨恨，就在眼前，他们自身处在的社会压制，使他们陷入困境对自己没有希望，泅泳上岸也是困兽，他们颓丧无助，他们挣扎无援助，更被耻辱更被流放边缘更被摒弃，甚至涉入无助无援的境地，水深火热边缘待赶尽杀绝的绝望心理，他们直接把自己推入绝境，他

们在绝境里听信了一切，他们沾沾自喜不知道自己做了绝后的事，放弃自己的一切成长而投身进另一个冰柜，不再随波学习奋战，他们投身入另一个世间，就像解冻的食物一样，他们是识时务者，他们是外姓人的帮凶，自灭传统文化和创新文化的凶手，把根基生活元素彻底改变，他们以为绝后余生，他们是听从影子的遗留者，在家谱族谱外长春，他们是外姓人最佳的得力助手。他们继承了外姓人的意念，在家族的历史册子里自我说教自我解脱；以移植来的意识形态培育基因。外姓人得意表扬自己的功绩，他们知道这个家族即将化整为零，一粒漂亮的鸡蛋还在这个社会滚动，它是粒没有受精的蛋，看来，历史会给人们另一条路，绝处有精彩，也可能遗憾后代。～～

这个过程就像后来我读文言文的感受一样，你读过文言文吗？

一种古老的心情流传至今还能窝在心底，隽永翻新，它是一种打了结的情意温存在心底；怀旧它，无法用当下的情怀或语言尽情说它，当我想要把那种不久远又古老的情意解开来，用当时的心情说出来，我的应用词语不足，那是隔阂还是人文代沟呢？那是可以剪断又可以牵连的文化情操。

这种情形相对于我那个不知所以的家族情怀，相等于我和家族的过去与现在，其实家族这种背负血脉情怀的名词，对我来说，这是件说不清摸不着的感情事，在我生活不断延续又不断减短的生命里，我努力填补这种无知的坑洞，生活需要和精神知性渴求，我老来明智又不知所以然，种种事事在心里还是凹凸凹凸，说不出人间琐事因缘更不知生灵因果，那是我环境里的超常故事了，可知行不得，虽是过路人，也不知此时何时，一路走来，在路上的景观里不断出现新的注解和歧义，像阅读和你了解的语言一样，必须诠释和洗涤，诠释文意和过去黏附不去的杂念杂说，事实好像远走他方，我们虽然说了许多话，我恐怕话头和意思没人了解明白，说不清道不明，年青人，我努力说出你们能明白的话，我有很多话和所指的事，相信你们一时不能明白或不知所指，你们误解或分解歧义，像阅读古文或晦涩文章一样，认为那是另有所指，另有乾坤。

另有所指，另有乾坤。

~~ 外姓人说：家里说的这些话乱七八糟，一个家族要有一定的语言，读一定的书本，一定的方向，才有一定的力量，不然，你讲的我不懂，我一定会猜疑你的意思，你的意见变成我怀疑你有企图，可能不符合我的方向计划，我的意思很多人用各种话语诠释，我们讲话都不一致，我讲的话你听了多少，你们懂得太多了，我讲的你们可以摸着门路找到我的厅堂，你们说的我只看到水面看不到石头过不了河，我耳边听到的都是我听不懂的话，而你们却知道了我们的许多事，我和我们不得不从长计议，只好把你们这些外人包围起来，另一些人笼络起来，更有一些有了甜头就没有本家人身份，至于那些唯命是从的，能够和我交流同意我要干的，同鼻子出气对付那些自说自话又有人为他摇旗呐喊的叛乱者，至于那些老弱的，还有那些在街头巷尾过家串门的妇女，也要把她们统一起来，给她们好处给她们害怕，我和我们在这个家族里的势力才强大，可以想做什么就做什么，不能让这个家族的本家人能力出众，那些有力量的人让他们流放在外，就不会回来和我们竞争，至于这些没有能力外出的佼佼者，安抚他们可以了，他们的翅膀硬了就会飞出去，会给本家带些资产回来，而留下来的大都是中庸者，他们会听信我们的强大对他们有好处，至于那些本家人的强者已经寥寥可数，不足为患，我给他们设各种陷阱和使用各种强硬手段，久了，他们不得不成了本家的龟孙子，垫在奠祭桌下当龟公让本家人敬仰。~~

《：我们每天都有阅读报纸，报纸的新闻都很正面，社会完美得很，大家都讲美好的话，有人说，有时候要想想背面话题，可是，那些话题都是叫人丧气，不得不揣测他背后的深意，这些事又和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它们像影子潜伏着等候光阴转现，可是生活里的很多事，发生了的和可以预见的事，真不想看到呀！我们生活的安逸呀！你看这么多人都在报纸上说教呀！可是看看我周遭里的人大都不是这样子过生活，能够得到那些完美说法的好处者，他们似乎都有与生就有的潜规则，他们几乎都不是我现在身边的人，我曾经和他们共浮沉，我们的命运好像都生长在同一根藤上的，当然，不同的藤有不同的运气，好像我的同学，我和他们同一个课室上课，一个阶段之后，他们的门神为他们找到殿堂，努力不努力就看他们的步伐了，还有些成绩不如我的同学跟我在同一个课室里眼对眼说不能听信的话，大家心里有不同的打算，另一个阶段过后，我的同学大都有了坦途，而我和一部分言不相逢的同学还要为自己的路程奋力迈进，老实说，我们拼尽全力，我们也知道自己能力的指标，可是，我们所想的前途还是落在不可预测的人手中，这就是我们的生命史，我和我们在潜规则边上观察，我们都是围圈里的羊，看着圈外有人活灵活现，信心满满，而我们吃着单据上的配料，圈外有方向，我们在圈内团团转，心里很不舒服，很不爽，被分野隔挡的心情处在辛酸和愤怒边缘上，可是我还是要寻找自己的缝隙出路，在相信这个社会和不信任这个社会的日子里分辨是非，

我不得不对那些能够在报纸上讲话的人另眼相看，他们说的好听，那些好话不是说给每个人分享说给我得到喜悦，我是羡慕好话背后的那一群，就好像你所说的那些文字，谁能得到神的旨意，谁就心领神会，乐趣就在这些人的股掌之间，你把它们拼贴起来，我就是那一群似懂非懂懂的人，读文章又看不懂又要跟着兜着走的人，大有人在，我们的社会，我的现在生活就是这样子。》

从一张椅子	跳	椅子	安得
一张口	又	一张口	改换时间
每个字	这些格子	空白	翻转
另一种格局	横行	顿挫	召唤
语言出走	写心事的双手	遗忘	
记忆呼吸	这是劫后	学习文字	
写给	要消灭文化的	人	翻阅
成了他荣誉	生活	人们不在	

(森林被砍伐后，黄头大蟒过去，去那水泥河湾，河里的水蛇生灵经过的时候对我吐口沫，说：黄头大蟒的皮挂在阿土的家门前曝晒。山猫申诉：不是阿土杀大蟒，阿土没有枪对着大蟒的头射入，是那个自己说拥有这片大地的人，他和他的人摧残那山林，树木被砍伐移走，泥土被机械车翻开，有人把外来树木种下，树木逐渐长大，黄头大蟒还想哪里成林后回山头，如今山林成排，来了人和无数的小生物，十二生肖只有龙没现身，变色龙常对四脚蛇自诩是龙族，山林里的风像一卷无尽的力量旋盘过，飞禽啾嘈，这就是龙呀！黄头大蟒也从山沟里张望风的去向。那年，黄头大蟒和你在山沟哪里相遇，你身上没有戾气，你是山林里的生物，同生共死，那时候，你侧身要让黄头大蟒过山，黄头不动你也不动，你们就在哪里相持不去，过了天黑来到午后，黄头蠕蠕而出牠的大口，黄灿灿的彩亮大头在你身边蠕蹭过去，那条蜕皮你留在那山沟里，有人发现时已经断了很多节，流落到镇上时已经流传开许多传奇故事。那不是蛇皮呀那是龙衣呀。你跟镇上的人摇头示意，是大蛇呀！大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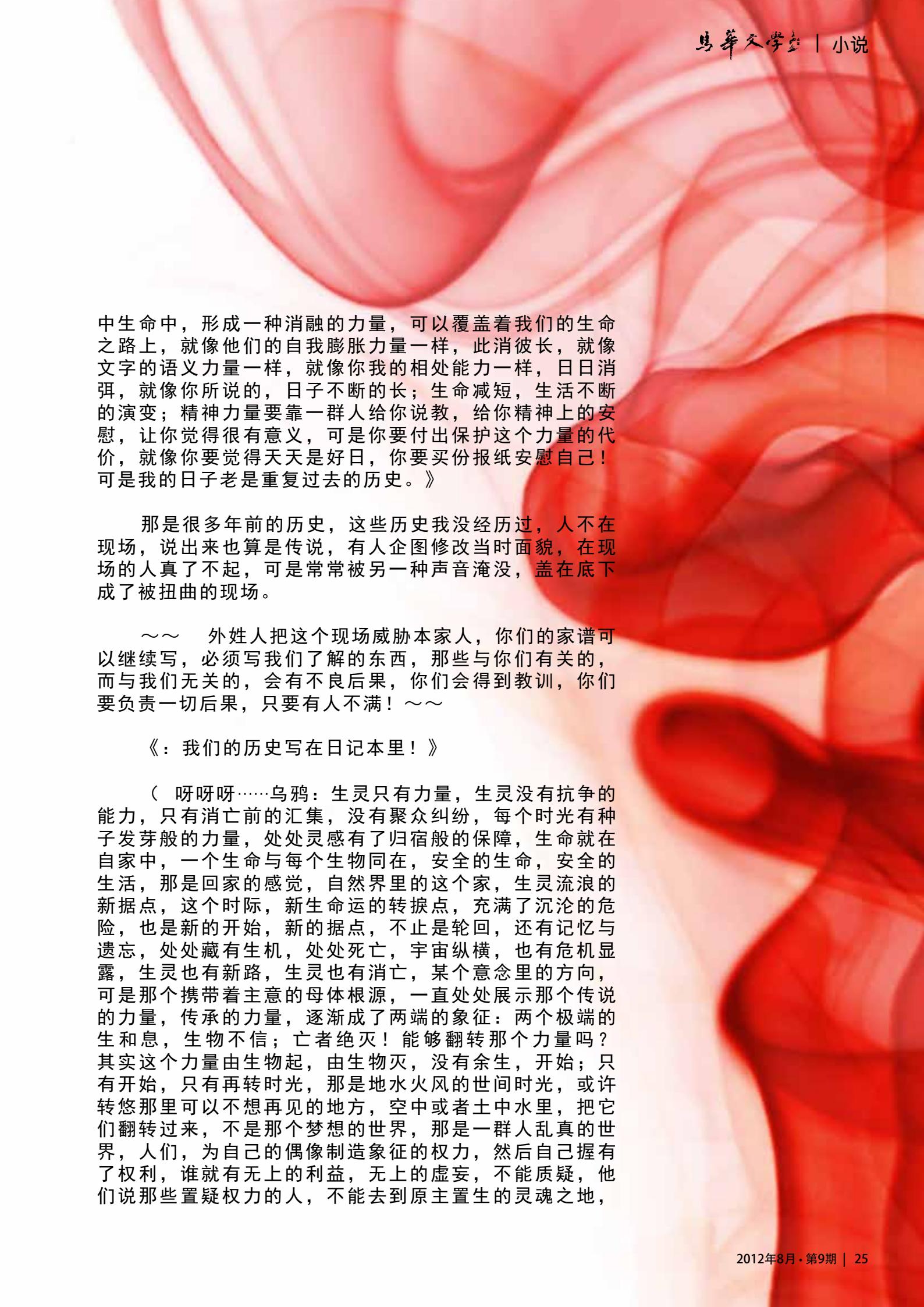
有黄的吗？那是龙才有的！你也不说了，你好像忘记了这个朋友，可是黄头还在山的那边观望你，保护着你，你们后来也相处过几次，是吗？不要伤心呀！你们还会相遇，百年生灵呀！）

年青人，现在很多话不能说的像在街头抗议一样，只能心事重重说了谜样的言不及义的话，说些怪谈好了，有时候也像听新闻一样，它们也有怪谈元素，像排便一样有便秘有顺畅，可是读了文字背后的反教材，你想想那些事件为什么会产生和事后发展，你看得到和将来遇到事情时回想前因，那后果；那来时路的镜头里你可能已经走向末路，在那么一些美景前就要被关机了，这些，也就是有心人设套的潜议程，像家族里的那些人，聪明的步步为营，或许只能说那是阴谋，他们明攫暗抢，我没有这种心思，我不是这种野心家，我也没有那种说要就掠夺的能力，我没有计谋策划行动，我没有博弈的智慧，我没有煽风起火的能力，更没有统观全貌的能力，也没有把一切说明白的能力，我只是个说说生活里的故事人而已。

我没有家庭，我的今世今生，只有那个不承认我的家族，它不是我不愿投存的社群，这个家族把人和人之间隔离成各个部落，不同的手段不同的利益落在各家门里，我只能在门外张望，这就是我的生活面貌。

我知道的事，你想听，我才说，但我会说得不明不白。

《：展开我们年青人的过去，日子都有好像头版新闻的亮丽日子，都是人家的好听话，坏事属于敌对那方的，我们的事总是不如意常八九，我们的心里话，垒叠心头，心里不满的话，我们不能说出口，说了，种种帽子种种对你攻击的话、种种对你不利的行动就会出现在你生活的周遭里，就像你的某个亲人对你妈妈说：他现在不听话，将来是个忤逆的人！你可能就是妈妈的眼中钉，如果你是独生子，如果你是嫡子，你还奇货可居，如果你兄弟姐妹多，你可能在将来的日子就是他们眼中的忤逆不孝子，这种后天形成，不幸言中的事不能说明我们的本性，那是有心人推着我们走向那条他们心中的衰路，把我们偏离了大众社会，这些都不是我们的意向，他们，留存他们自己的路让他们自得其乐，我们的主意就是要一直奋斗不屈，这种力量就是要留存在生活



中生命中，形成一种消融的力量，可以覆盖着我们的生命之路上，就像他们的自我膨胀力量一样，此消彼长，就像文字的语义力量一样，就像你我的相处能力一样，日日消弭，就像你所说的，日子不断的长；生命减短，生活不断的演变；精神力量要靠一群人给你说教，给你精神上的安慰，让你觉得很有意义，可是你要付出保护这个力量的代价，就像你要觉得天天是好日，你要买份报纸安慰自己！可是我的日子老是重复过去的历史。》

那是很多年前的历史，这些历史我没经历过，人不在现场，说出来也算是传说，有人企图修改当时面貌，在现场的人真了不起，可是常常被另一种声音淹没，盖在底下了成了被扭曲的现场。

～～ 外姓人把这个现场威胁本家人，你们的家谱可以继续写，必须写我们了解的东西，那些与你们有关的，而与我们无关的，会有不良后果，你们会得到教训，你们要负责一切后果，只要有人不满！～～

《：我们的历史写在日记本里！》

（呀呀呀……乌鸦：生灵只有力量，生灵没有抗争的能力，只有消亡前的汇集，没有聚众纠纷，每个时光有种子发芽般的力量，处处灵感有了归宿般的保障，生命就在自家中，一个生命与每个生物同在，安全的生命，安全的生活，那是回家的感觉，自然界里的这个家，生灵流浪的新据点，这个时际，新生命运的转捩点，充满了沉沦的危险，也是新的开始，新的据点，不止是轮回，还有记忆与遗忘，处处藏有生机，处处死亡，宇宙纵横，也有危机显露，生灵也有新路，生灵也有消亡，某个意念里的方向，可是那个携带着主意的母体根源，一直处处展示那个传说的力量，传承的力量，逐渐成了两端的象征：两个极端的生和息，生物不信；亡者绝灭！能够翻转那个力量吗？其实这个力量由生物起，由生物灭，没有余生，开始；只有开始，只有再转时光，那是地水火风的世间时光，或许转悠那里可以不想再见的地方，空中或者土中水里，把它们翻转过来，不是那个梦想的世界，那是一群人乱真的世界，人们，为自己的偶像制造象征的权力，然后自己握有了权利，谁就有无上的利益，无上的虚妄，不能质疑，他们说那些置疑权力的人，不能去到原主置生的灵魂之地，



人对人，口对口传说他和大家的死后理想国度，人的归宿吗？那些没有得到指导权利的呢？那么这世间的种种生物呢？还有不见于眼的微生物呢？人讲了骗话吗？一切都走在明与暗的路上，说骗话的人张着眼睛大喊大叫，怒目面对不信的人！生灵相信这一切吗！这些东西和生物相剋相辅走向生命之路吗？乌鸦飞过，呀呀……）

说不定也有人把传说当成历史来研究，因为有人把年代和民间传说当成历史事件编写，常常把夸张的光环塞进污秽的桶里，然后再把它拿出来炫耀。

一张纸翻开纪年，那一年出入平安  
太阳埋葬了乌云，乌云带走了太阳  
纠缠路上，叽叽喳喳混乱了世界  
月亮迎着光亮展翅之后，谁是谁非

我就把我的生活当成历史给你展开吗？那是我的生活，不是历史，那不是大业宏图的局面，虽然一出神话可以展开某些人的家族史，我也要有这么一段神不知鬼不觉的欢喜话题来开头，这当然属于个人专用，家族的或族群的或区域的那就另请高明，反正会有一群自我神化的人给自家添彩。你们不要以为我说笑话呀！有些人觉得自己的历史短浅薄弱，寻根也不过几代人就迷糊了，如果能够找个能够牵连起来的印象版图，你说，这样的历史不好吗？你不要问我这样的历史及格吗？你没看过拿刀的掠夺者是历史上的民族英雄，而流汗流泪的艰苦人生事迹不在历史的篇章里。

我说，讲人生故事的人，他的历史也不及格，因为那些内容不能符合某些人或某种论题的要求，不能符合他们的历史规格和他们的眼光，甚至不能光明正大谱写他们的荣耀历史，争论会有重叠的黑影在背后舞动，写作历史的人有个考题让他们选择，就是当今的眼神，当时的威权利益，写作人可以填充过去人不在现场的空洞，还有那个形象鲜明的空间，那个空洞必须有个旨意



才能填入，人们可以把那人那些事的手笔和眼神读出一个形象，他们的历史，我家族里的人。你不在那些历史里头，你是门外的边缘人。

～～新的族长由外姓人来当，家族里的头人昏庸多少代呀，记忆犹新，这个新的外姓族长，忘记了，已经遗忘了当年为他有作为的血汗，不，他没有忘记，他忘恩负义，他在本家人面前以强者自居。他说，你们过去是我家的掠夺者。外姓族长对本家人咆哮，对后辈巧言攫取，常把你不需要的东西要你拥有，你不得不为他的狂言胡作非为，甚至把你的心灵移位，不是那种你为一个女人而改变，而是把你生活中的灵位换成另一种标志，蹑手蹑脚创造了另一条水域要你泅泳，晨昏时候，你不得不听从另一个身份，从本家的关系转身投入另一种家庭，另一种家族关系。～～

我也在自己的肚脐眼上画葫芦做文章，自说自话。  
我开始的时候因为它存在，我被结束时只好沉默。

一个无知的人只会觉得自己了不起，人都在睨视他，他把自己说成自己是个弱者，他以跋扈的心态鄙视眼中的敌人，在后来的记载里，我们读到他们自称都是当今无辜的人，我过去的族长也这么自说自话，他要领导自称的弱者团队，向族群里某些自强不息的人争取他们想要的，他所谓从强者的利益中攫取权益，因为这些人都是欺压他的掠夺者，他在文字的阅读范围里广播这种毒素，这些字里行间的煽情毒素都让后来者读在心里，读者在他们的心里发酵产生膨大的不平衡心事，人与人之间你我另眼相看，我就这样遇上他们，你们说我怎么看待他们。

我的处境，他们的立场，好像女子无才便是德这种句子，它让我的心情感受不安，人和人之间不是这种生活。当今的生活，变化不测，有人套用神话手法，把他们所作所为的都是可以得到怜悯的旨意，他们应该无悔得到，另一种，把生命里的不妥归类在天命，一切灾难不是人祸，可是我遭遇到的波折都是人为的，我不了解这个世界为什么有人为了自己的利益踩踏人们的权力，而且还高呼胜利，要他的支持者继续斗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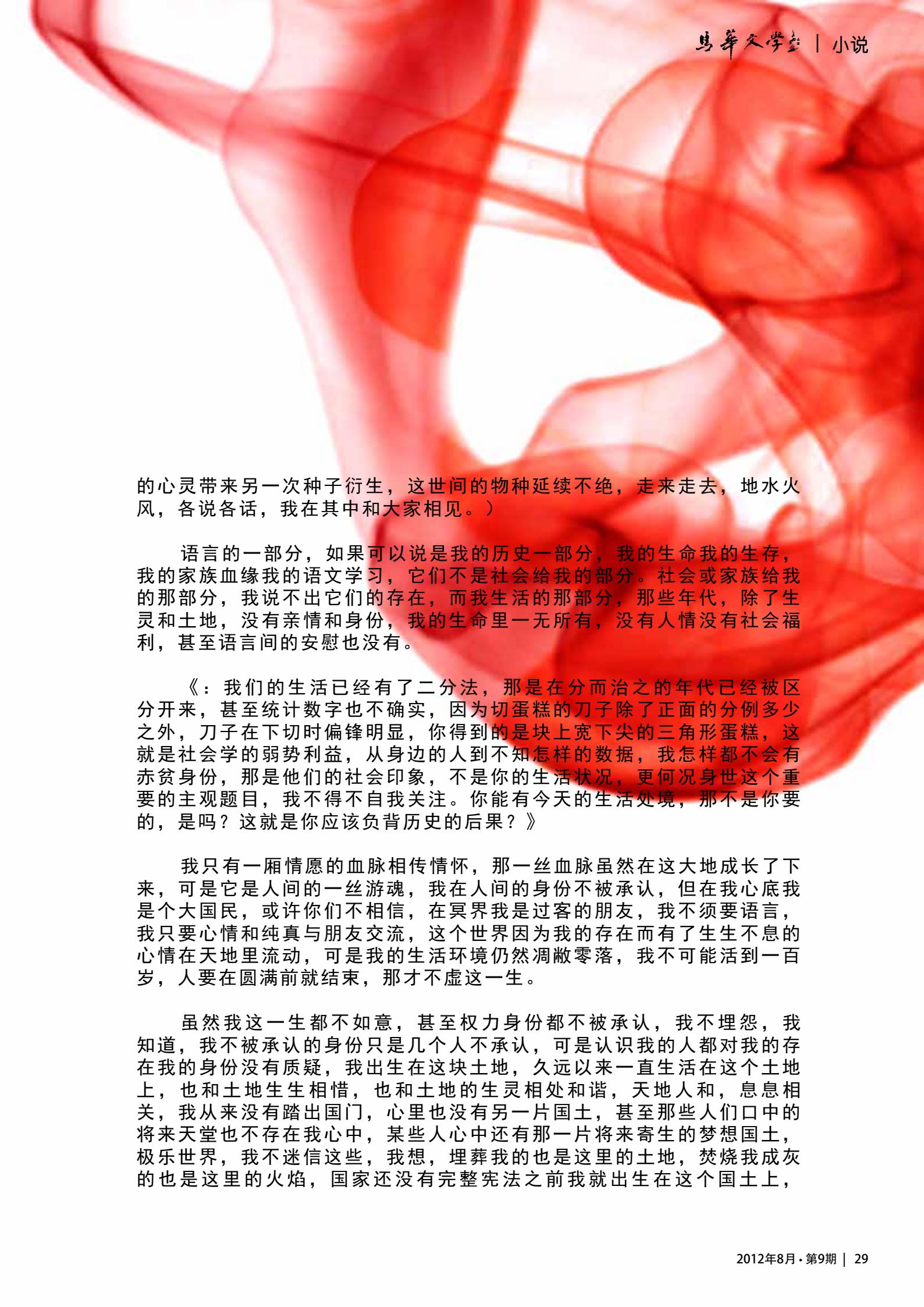
一年有许多法事，从灰烬到泥土  
风吹动几许黑暗和光明，非所有

当我要了解你的时候，我会进入你的生活世界，当你把我当成你的敌人时候，我不知不觉成为你的对手，这种情况就好像；走动的脚移动身体还是身体要脚移动，因为人不想运动呀！我说出这种尴尬身份的存在，因为我有这种心情，自我悄悄懂事之后，虽然已经一把年纪，才感觉到自己是个被安插在某种地位的格子里，说我与生俱来的言语；和无知的身份求存。

～～本家人说了那么一件事：虽然说有个无德的女人成为他的妻子，或他家庭中某种身份的一份子，她理解这种自己被安置在陌生家庭里的职责吗？这个话题好像风马牛不相及，可是我的家族头人就是有本事把自己的意愿伸入族人的家庭里，他是外姓人，他要把这个家族跟他结婚了的女人跟他姓了。这不是我家传统，我们只在本家姓氏冠上夫姓，每个女人都有她的身份和自由，或者在本家姓名下表明女士的已婚身份。而他，一个外姓人的身家，强占了本家地位，还要本家改变心态，他是识时务者，本家也有这种识时务的时尚者，把外姓家族头人安排的女人放在屋里供养，不再是传统的夫妻，男人成了她的猪狗，这种心情不是日子过得舒服吧！～～

生活就是和大自然一起，这就是我的前半生，无知的前半生只和天地生灵相依为命，我甚至不知道生命和体能给我强壮的原因，冥冥中我和天地里的生物相安无事，我从他们的冥冥生息里得到活着的力量，这就是我的生活史。

（经过的生灵与我生活相安无事，年年月月，时时刻刻，他们是我生活中的一部分，是朋友是邻居，虽然不是天天相处，偶尔相遇相见，就像老友叙旧。旧日老友再相见，他们逐渐年轻，我渐入花甲，乌鸦变换一代又一代，老猫去了又来，面孔老了又年轻，蛇猴相遇各西东，将来变换面目全非，生时相见位南北，死后不再猴蛇性，生灵冥冥，我你过去，鸡飞狗跳牛羊猪肉挂，子孙相见不相识，守株兔，笼中鼠，天地鱼水腾化龙，不是你左右，人在十方处，十方人十方友，生灵冥冥，走眼花草树木，云雨间见新生，落生



的心灵带来另一次种子衍生，这世间的物种延续不绝，走来走去，地水火风，各说各话，我在其中和大家相见。）

语言的一部分，如果说这是我的历史一部分，我的生命我的生存，我的家族血缘我的语文学习，它们不是社会给我的部分。社会或家族给我的那部分，我说不出它们的存在，而我生活的那部分，那些年代，除了生灵和土地，没有亲情和身份，我的生命里一无所有，没有人情没有社会福利，甚至语言间的安慰也没有。

《：我们的生活已经有了二分法，那是在分而治之的年代已经被区分开来，甚至统计数字也不确实，因为切蛋糕的刀子除了正面的分例多少之外，刀子在下切时偏锋明显，你得到的是块上宽下尖的三角形蛋糕，这就是社会学的弱势利益，从身边的人到不知怎样的数据，我怎样都不会有赤贫身份，那是他们的社会印象，不是你的生活状况，更何况身世这个重要的主观题目，我不得不自我关注。你能有今天的生活处境，那不是你要的，是吗？这就是你应该负背历史的后果？》

我只有一厢情愿的血脉相传情怀，那一丝血脉虽然在这大地成长了下来，可是它是人间的一丝游魂，我在人间的身份不被承认，但在我心底我是个大国民，或许你们不相信，在冥界我是过客的朋友，我不需要语言，我只要心情和纯真与朋友交流，这个世界因为我的存在而有了生生不息的心情在天地里流动，可是我的生活环境仍然凋敝零落，我不可能活到一百岁，人要在圆满前就结束，那才不虚这一生。

虽然我这一生都不如意，甚至权力身份都不被承认，我不埋怨，我知道，我不被承认的身份只是几个人不承认，可是认识我的人都对我的存在我的身份没有质疑，我出生在这块土地，久远以来一直生活在这个土地上，也和土地生生相惜，也和土地的生灵相处和谐，天地人和，息息相关，我从来没有踏出国门，心里也没有另一片国土，甚至那些人们口中的将来天堂也不存在我心中，某些人心中还有那一片将来寄生的梦想国土，极乐世界，我不迷信这些，我想，埋葬我的也是这里的土地，焚烧我成灰的也是这里的火焰，国家还没有完整宪法之前我就出生在这个国土上，

但，至今我还没有被某些人承认我是国家公民，我只是一个居留者，拥有红色身份证件，多么叫人不安的身份，或许，那些乡愿主义者的心眼把我看成寄居者，也是这个家族的外来者，寄居者。

我常常敲他的门牙常常敲打  
门闭着手伸出来响起祈祷想起  
逃跑的歌走的时候缝合嘴巴那种  
光溜溜来自脖子穿着仇恨已经  
穿过门里说拖进来不愿意说起来  
舌头不想亲吻你这里门碰碰我  
还属于家里的门我不必敲进来

这是我的剪贴纸片，我是被剪贴的寄居者吗？在我家族的图谱里，地理和历史在一些人的心中被勾圈画上记号，把人分成圈里圈外，权利是他的。在我家族里的某些人，他在我家族里组织了集团，他就这样附属在权利的围地里，我没有斗争没有权力，我的上代人没有遗传这种功力，我不是野心家的后裔，我不是被流放者，我这个年岁，逐渐走入家族历史的死胡同里，不是我不涉入历史，是写作历史的人把历史篡改，我被摒弃在家族历史之外，我成了焦急又愤怒的旁观者，回想当我不知不觉走在时代之中时候，惊觉我被排除在外，我的家族那些人呀！

在我的家族里，这个世界有他们没有我，这个世界是个多么叫人笑话的世界，一个冷酷异境一个唯我独尊的天国，我还知道权力是什么滋味，而他们已经触及和掌握了权力，也尝到了权力的滋味，他们开始行动，我是家族里的受害者、无辜者，我是不是这队伍中的一个？我家谱里的外人，我族谱里的寄居者！

人在行列中不知荒唐，我的家族，当我知道再怎么争取也于事无补的时候，退一步看世界，他们阴谋夺得更多更大的权力，我也无可奈何。在他们以外的世界里，我的世界即困苦又难忘，我真的被排挤吗？

我真的被排挤在外？

我流离在外，心在家中，虽然我没有家，我寄人篱下，就这样活到现在，我在失落，时光怎么流失呢，几乎忘记我是谁，如果你不提起，我还是会慢慢死去，我的世界也消失，你们或许知道有我这个人，但不知道从何说起。

我说得不清不楚！当然，我们现在还在说话，我不知道死期还有多久！

我们的对话语言，交流的语言，这种语言的存在与实用；在我们的生活环境里已经逐年下降，逐渐被自杀。

我生命中没有惊骇迭起的情节，只有生活的波折，我没有斗争的心情，我是顺民。

这是我死后唯一留给你的标题：九十九年红色身份留下死亡证书。

你听的懂我说的话吗？

# 当我走入

/ 牛油小生

离开银座的时候旭日高照，从饭田桥驿下车，沿着河道，两旁都是大学高校，正好春假清冷得很，恰是道路工程中，我拿着地图问了问指挥交通的大叔，字很小，他看了许久才弄清楚我要去的地方，转过身比划，大概是让我继续往前走然后拐左吧，我照着他说的，却不能理解要继续直走多远，终是走过头绕了一大圈，间中放下背包面对慵懒的河川拆开早上在筑地市场买的亲子饭团，忽然一对情侣划破河水的宁静勾起涟漪翩翩，浓情蜜意泛舟其中，男生划得力度大了一些，舟身总是往另一边偏离航线，摆弄了许久才靠向码头，天下当真没有不尴尬的约会，尴尬鲁钝才致难忘终身，浑然不觉被两岸这么多歇脚的行人看见了，该有多脸红？吃饱了再动身，抬望眼，黯压压的云不知什么时候偷偷拢聚的，断续寒风，我把外套拉链拉高一点，耸肩双手钻进口袋里，挡挡风。

经过一道长长的围墙，终于来到靖国神社的南门，神社也是东京都内观樱的名赏却满院子光秃秃的大树，还在冬眠着，配合那阴郁的天空，尽是满目残景。但正殿栏杆横梁镀了金漆，依然十分耀眼。回眸惊瞥，原来神社正门外还有两重山门，拔地而起，近殿的那座青铜锻造，斑驳着微微锈色，神社大门则是沉重的巨大木门，一对菊花般的金色大眼一左一右镶嵌其中，敞开着，居高临下尽收九段坂的街貌。

恰逢纪念东亚战争开战七十周年，有特别文物展，展厅外摆放了一台二战时期的战斗机、一台滇缅铁路开幕用的古老火车头、以及两樽冲绳战役被埋在山洞里的加农大炮，炮台下密密麻麻铭刻当年炮兵队士兵的名字。特别展门票售三百日元，掌票的是一位年轻姑娘，我问她里面有沒有英文说明，她很紧张地说没有，我还是掏出一堆零钱来，拼凑三百元整给她。不必再麻烦了。

文物中不乏刺枪、武士刀、军服，还有许多士兵的日记、遗书、天皇御诏以及信笺。一封写给东条英机宰相的书信里大部分是汉字，运笔遒劲，每一字的最后一划都劲道饱满，启首道：“拜启开战以来连战连胜……”，渐渐假名参杂入来，我只能断断续续地猜测内容，“……前途尚辽远且多难”，仿佛步入一座殉国英雄冢，四壁写满捐躯士兵的墓志铭，我只能不知所措，依稀回忆起课堂上蓝老师教授关于“受害者化”一词的政治意涵，那种用来凝造想像共同体的叙事话语，但我始终搞不清自己是被展览中的阴魂屠杀了一遍的羔羊，抑或是残忍地二度残杀这些可怜的陷落于国家命途的人们的恶魔，到底谁才是真正受害，又由谁去决定。我当时只想逃，逃离这可怕的永无休竭的认知的战争漩涡，却没想到，一走出展馆便飘起了雨，气温骤降，我撑开伞快步离开，才发现神社之大，走了许久才走得出去。但一踏出两座神社山门，雨竟嘎然停止，像是一场蓄意的嘲弄。

我满心眩迷地在九段坂里乱晃，希望能找到一家网上深获好评的拉面店解馋，不知为何，一点也不饿却特别馋嘴，走了整个小时，终于在一个拐角处发现了它，名曰斑鸠。意外的是，师傅们都很年轻，与我年龄相仿，怎会是老字号呢？在店门口投币买票券时，手头竟没有了零钱。噢，全给了那神社展馆的小姑娘了，只好跑到便利店去，用万元大钞买一瓶啤酒，待夜里暖胃舒眠。限量的猪骨拉面，热腾腾地驱走雨后的阴寒，我放了很多芝麻粉末，暗香满溢，十分饱足，再咸也不留一滴汤汁。听见身旁的男子簌簌噜噜地吃面，我才意识到什么，放下汤勺，大口大口地吃。

那一天，特别早回到招待所，一夜无梦。

>>轮胎

早已习惯磨损的记忆  
彻底消化长途迎来的倦意

>>星空

或许从天降落的  
不是流星  
而是别人之前许下的愿望

# 室外之诗

/ 陈伟哲 (组诗)

>>后天

明天是长在头上的思绪

结成朝后天的辫子  
看似远方一座堤  
预备天亮世袭的洪流

>>昨天

昨天是一张  
逾期乐透  
扔进垃圾桶之后  
作废的数字  
饥渴被回收

>>衣柜

这些年装满的秘密  
时光熨平成衣  
偶尔有勇气  
穿几件去遇人

>>空墙

涂鸦是为了违背  
空白的思想  
有些字是污渍  
有些画是赘肉

>>镜子

对坐的自己  
在调整现实  
未来的  
我以为我  
是里面的我  
但我不是  
  
我是外面的我

>>落叶

学死亡飘落  
入土  
被万物遗忘



### >>时差

我睡觉时你就开始要去工作  
你想睡觉时我才开始要做早餐  
维持跨国恋情  
我们永远都无法  
抵达同时间进行的梦

### >>死亡

突然死亡在枪头  
裸站  
尖叫

### >>邻国

除了分享海洋  
丰腴的海景和海产  
还有季节性的烟霾  
请你不要嫌弃  
我们之间几度迷蒙的  
远距离爱情

### >>千秋

千秋荡完童年以后  
迟迟不回家  
它留在线上  
等雨下

# 在这里， 第一天湖 看

/ 郑羽伦

是必然要走到这个地步的  
离开，是唯一的选择

偶然走到图书馆落地窗下  
翻开正对面的湖水  
平静无限制的掩盖这寂寞之地  
或许思想在内部能有点风浪  
且让我在城市中心刮掉难看的胡渣

当然，对着湖泊总是有多余的感伤  
我们都掉入时间海  
沾湿的衣角在回忆的漩涡中加重  
于是我们跌得更深，仿佛湖泊  
和海最近也没差多少

可能我在这片地方还找不到能够渡水的落叶  
也在这片地方找不到下雨的理由  
明明是大白天，可是雨说下就下  
才发现  
可能我也在这片地方遇到过现实的幻想自由

# 变

本来以为  
就让我这么  
远远地望一眼  
深深地描记风的背影  
就会满足地睡去

/ 汪耀楣

卦

可是  
任性却顽皮了起来  
想在风的耳边吹气  
企图让空气  
流浪在思念中

也许  
春天的花蕾  
会绽开在  
盛夏的半岛

因为  
蔚蓝空中  
有了海洋的味道  
我们心中  
有了苏醒的呼唤

不晓得窗外星星是否醒着  
帘布太重，压一双看外的眼

不晓得店外明月是否亮着  
屋顶太阔，遮一双探外的眸

不晓得城内细雨是否下着  
音乐太响，闹一双细听的耳

不晓得异乡的你是否睡了  
思念太坏，摇一颗沉郁的心

# 不 晓 得

/ 赖植康

马来西亚现代诗  
国际学术研讨会

# 时代、典律、本土性—— 马华现代诗 国际学术研讨会（上）

“时代、典律、本土性——马华现代诗国际学术研讨会”是马来西亚文坛难得的文学盛会，多年来少见众学者和作家齐聚一堂，各为来自中国、台湾、新加坡和马来西亚。

这场由霹雳金宝拉曼大学中华研究中心主办的学术研讨会在校园内举行，为期两天（2012年7月7至8日）。金宝拉曼大学中华研究院院长何启良博士表示，这次的研讨会目的是为了检验马华现代诗在世界文学谱系、世界诗歌史上的得失。

这次的研讨会上，除了论述马华现代诗今昔的面貌，大部分焦点则集中在马华诗人吕育陶的创作、动地吟走入民间的现象，以及天狼星诗社的过去和现在。

欲知有关研讨会的详情，可浏览[http://mahuaxiandai.blogspot.com/。](http://mahuaxiandai.blogspot.com/)



（左起）

陈雪风、辛金顺、叶啸、李宗舜、刘育龙、  
方路、李有成、黄俊麟、陈政欣、游俊豪。



（左起）叶蕙、草风、温任平、张依蘋。

## 专题演讲

研讨会以李有成教授的专题演讲为首，题目是〈诗的政治：关于1960年代马华现代诗的若干回忆与省思〉，谈及他个人的写作经验和创作环境，如何从原来的写实主义，逐渐为了寻找不同的语言和创作形式，而走向现代主义。其中，也提起六十年代文学刊物出版的处境和所面对的压力，让他在往后更潜心向学，并避开文学论战。



李有成

## 追忆与典律

王润华教授的〈倒流的诗河：威北华流亡与废墟的书写〉中，向大会提出了五十年代的作家威北华（原名李学敏，另有笔名鲁白野等），他比喻威北华是一条倒流的河，从出生的霹雳怡保，流到拿乞、万里望……槟城、马六甲、新加坡、印尼，最后回到马来（西）亚。由于威北华四处流浪，即使是非常本土性的马华作家，但难以定位，因此大部分的学者都忽略了他。

张锦忠教授的〈“守着另一种灯光或黑暗”：追忆（马华现代诗的）逝水年华（1970-1979）〉，探讨马华现代诗在七十年代的概况，主要从时间、地理空间、文学空间以及能动者切入，并为七十年代诗坛的写实主义和现代主义之变化简要报告。

## 讲评

张景云教授提出研究与批评本是相辅相成，必须有“学术雄心”，文学的求知手段也应提升至科学境界。他对整体人文研究的观察，发觉文学虚荣与研究、批评渐行渐远，甚至把后者都抛下了。他再提出疑问，马华现代诗的现代性在哪里？为什么是现代诗？内在基理是什么？这些问题都需要一个具有说服力的说明。

主講人：楊小濱

主講人：游俊豪



（左起）温任平、杨小滨、游俊豪。

## 历史与社会性

杨小滨教授发表了〈尽是魅影的历史：陈大为诗中文化他者的匮乏与绝爽〉，以法国精神分析学大师拉岡（Jacques Lacan）关于符号域（the symbolic）与他者（the Other）的论述，以及匮乏（lack）和绝爽（jouissance）的辩证法，辨析陈大为四部诗集《治洪前书》《再鸿门》《尽是魅影的城国》和《靠近罗摩衍那》的基本面貌。

游俊豪教授的〈负隅顽抗的公民性：吕育陶诗作的特质和策略〉是探讨马来西亚八十年代末创作的诗人回应国家、族群、公民等命题的方式，揭示诗人吕育陶不只对政治的觉醒，还有公民性的觉醒。吕育陶的诗作充满抵抗的情绪，并擅长虚拟未来的写法来批评现实的政治结构。

## 讲评

温任平教授认为杨小滨教授的论文太西化，并指出西方的理论应以中华的方式表达，否则难以让人理解。此外，温教授提出“我们能不能以历史至诗，来看到陈大为的作品呢？”，以及“从博学、诗学做些什么补充呢？”。

对于〈负隅顽抗的公民性：吕育陶诗作的特质和策略〉，温任平表示吕育陶生于动荡的1969年513事件之时，华族处于“十年休克”的动荡时代，对于作者自身具一定的冲击，可谓“家国不幸，诗人之幸”。

（待续）

动地吟系列 III

# 动地吟

文·图 / 方肯



# 叩钟偈

呈献：东禅寺

## 寺院动地吟

平日，雪兰莪州巴生的仁嘉隆（Jenjarom）是一个安静的小镇，在6月10日的这个夜晚，因为动地吟来到东禅寺，而让草木都不安分起来，纷纷想和诗、歌共舞。

一方是红尘划清界线的寺院，另一方是身处世俗喧扰并充满慷慨的动地吟，仿佛是无关联的两条平行线，却在宗教人士也走上街头，表达对世界、国家的关注之时，一场同歌同泣的情怀因此登场。祈愿和平、清洁的社会，本来不分你我或肤色，何况是宗教。

大合唱前，东禅寺二十位法师的《叩钟偈》祈求国家平安，也是安抚心灵的声音。背景是一片黑，众法师一字排开站在台外，所有人都双手合十，场面庄严，令人难忘。









文·图 / 方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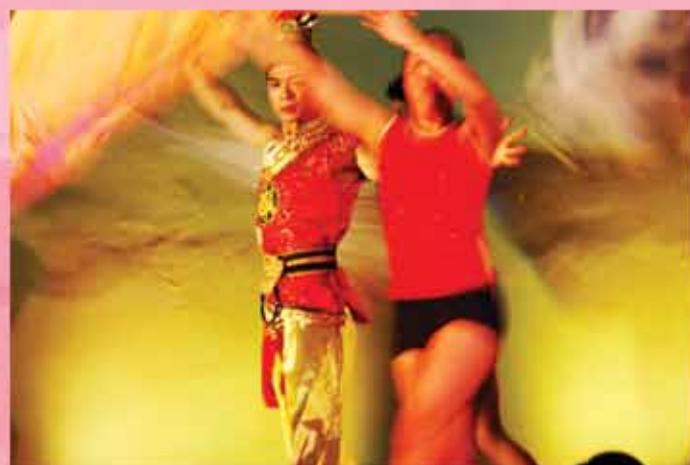
## 大学动地吟

在6月17日动地吟演出前一天，动地吟众诗人和金宝拉曼大学的同学，在校园内的湖畔办了一场湖畔诗擂台。面对缓缓落下的老太阳，夕照橙红了湖面，又橙红了黏覆一层烟霾的天空，白鹭贴水近飞……，拉曼学院中华研究院院长何启良博士指着湖面的异物说：“瞧，那是四脚蛇。”湖畔诗擂台由黄建华当主持人，两方轮流朗诗，笑语满溢，夜晚诗意格外浓稠。

配合拉曼大学中文系创系十周年暨2012《传·诗》诗人节活动，动地吟是为其四天活动的首个节目。当天不但吸引许多学子，许多金宝居民也前来欣赏，聆听诗人为时事关心的声音。

节目超时对动地吟是寻常事，而每场演出都能留下观众直到最后一秒钟，直到大合唱《老朋友》结束为止，更有支持者常常都依着动地吟的足迹，观赏每一场演出。2012年的动地吟，是为纪念老朋友，也成了大家的老朋友。**易**





# 2011年度第四届 海鸥文学奖散文组 决审记录

日期：2012年4月14日（星期六）  
时间：上午11时  
地点：吉隆坡隆雪华堂紫藤茶原  
主持：陈政欣（工委会主席，简称陈）  
评审：李忆著（简称李）  
梁靖芬（简称梁）  
方路（简称方）  
记录：王修捷

2011年度海鸥文学奖散文组共收到10件参赛作品，包括：

- B1（归乡记、散散步、住在火柴盒的日子）
- B2（大海、青春、漂流木）
- B3（回忆我的老祖母、璞玉为石、石头记）
- B4（灯下的文学梦、都市的一角、山中人）
- B5（英雄、最珍贵的画面、八月初的天空）
- B6（牵、消逝、山）
- B7（三个丧妻的男人、简单就是美、在中秋夜想起的两个女子）
- B8（沿着河域边缘走、边城夜、河城纪行）
- B9（将军、三道门、仲夏之梦）
- B10（枕尸录、东京边陲纪行、青春有点痒，有点疼）

陈：我建议每位评审说出心目中的三篇散文，然后再进行讨论。

方：三篇或四篇都可以。

李：我心目中也有五篇。

### 第一轮投票

B1、B2、B7、B9、B10（李）

B1、B2、B9、B10（梁）

B1、B2、B7、B10（方）

这意味着的投票结算

B1：三票（李、梁、方）

B2：三票（李、梁、方）

B10：三票（李、梁、方）

B7：二票（李、方）

B9：二票（李、梁）

陈：看起来B1，B2、B10都可以被纳入讨论。

李：B2有三票，B1也得三票

方：B1，B10以及B2肯定（入围）。

陈：共三篇。现在看B9以及B7你们要怎样决定。现在B9以及B7只得两票，如果不放进讨论范围，你们可以吗？

方：我们只要三篇而已。

李：对，三篇。这里有两篇是我们三个人都有选上的。只有一个（B9）不是三人共选的。

陈：如果不考虑B9的话，就拿这三篇来决定（名次）。

梁：如果衡量B1和B9，我会选B9。

方：你选B9，B1不要？

陈：你们还要讨论（四选三）吗？

方：四篇选三篇，先做一个决定。

梁：如果放掉B1，我这里就剩下三篇，B2，B9，以及B10。

李：放掉B1？我不舍得。

陈：那么如果放掉B7，你舍得吗？

李：可以。B7是吗？可以。

陈：那就剩下B1，B2，B9，B10，（问忆著：那么你可以放掉B9？）

李：B9不可能放掉。

陈：那么就B1，B2，B9，B10，以四篇进行讨论。B1，B2及B10是三票入选的。

方：现在一个人三票。我的是B1，B2，B10。

梁：我的是B2，B9，B10

陈、方：忆著的是B1，B9，B10。

李：还有B2。

方：那么要以三篇还是四篇进行讨论？

李：（考虑一阵）三篇。

方：那么需要删掉一篇。

陈：那么你们从B1，B9里选出一个。这两个都是以两票入选。

李、梁：这两篇很难选。

梁：不一定得三票就能进入。也许得三票只是中庸的好。因此被选上。我先讲为何不选B1。理由是B1的文字其实很纯熟，描写能力方面也没有大的问题。文字非常严谨。可是我总觉得，散文到了某个程度，叙述的目的是什么？我觉得它有很多叙述，很多形容，形容词有点大过于他自己所能感受到的，或者所能诠释的意义，有点倒转了。可是整个叙述节奏，我还蛮喜欢。非常平缓，安静，有种静好的气质。可是读他写父亲，写祖父，写家乡，到最后有点零散。他并没有像B9，写将军，写家人，父亲母亲，还有很多生活中的小细节，人物衬托得非常立体。两个比较起来，虽然B9文字不如B1这么严谨，有雕琢，可是我后来我还是选B9，因为我觉得他更自然，更有一些自己的发现。

陈：我必须要提醒各位必须考虑到他们已经发表的作品，通常评分各占一半。也许发表过的作品更能影响成绩？

李：这两篇比较起来，我会更倾向选《仲夏之梦》（B9）。虽然三篇的题材接近。你有没

有发现它写得有点像小说，但我还是比较喜欢它。〈仲夏之梦〉篇幅很长，很考你的耐性。但是慢慢看下来，你会喜欢它。他主要是讲学竖琴的整个过程，带出小时候成长的东西。写得非常好。另外，〈将军〉是写父亲。读来是很辛酸的。这三篇整合在一起，可以变成一篇散文。它整个氛围非常好。（转而讨论B1）我选它是因为它讲的是东马诗巫的。

梁：讲东马的是B1的作者？

李：我就是要比较这两篇。

方：刚才的是讨论整体的。

梁：但如果三篇都是讲父亲，倒是没有看到层次上的不同。

李：其实这些文章全部都是讲父母亲。我就奇怪，为什么他们都讲父亲，母亲，祖父母，甚至整个家族。

梁：然后都是写东马的。

李：东马的写得比较好。他们的题材差不多一样。

方：不过文字上我还是觉得B1比较好。至少它散文的结构，文字、散文的语境都胜过B9。这三篇都是处理父亲，而且都是写同样一个地方。这个作者可能准备延伸成一个主题式写作。在散文奖上我们应该鼓励这样的，有主题式的策略的写稿。文字上B9和B1还是有一定的距离。题材方面可能一样，写父母亲。我选B1。

梁、李：我选B9

李：B1取出去也很可惜。

梁：是的。

李：不如〈大海〉不要。

梁：〈大海〉出也很可惜。

（众评审因无法放掉各自心属作品而做出考虑。）

梁：可以进四篇？

陈：四篇以后也得筛选成三篇。

李：这里可以淘汰一篇。

陈：那么方路的B1得淘汰。其他两位选了B9。

方：投票的结果如何，我无法确定，但在决审里，评审选哪篇是最重要的，会记录在案。虽然可能没得奖，至少评审看到哪一篇，最重要我们得争取我们心属的篇章。

李梁仍然是放弃B1。

梁：可是B1主题式的写作，我觉得，每写一篇要有层层递进的营造，不能每篇只停留在一种叙述上，虽然是主题式写作，可是写作上并没有看到某篇比某篇更深入，只是在重题一个点上用不同的句子再去描述。

李：B1的三篇，风格都不一样。其实里面还有很多东西。比如〈散散步〉，主要是跟父亲去超级市场，之中带出整个小镇的风情。另外，〈火柴盒〉，写的是整个诗巫的风情，有写到住的地方，巴士，怎样进入城买菜等等，看起来相当舒服。但比较起来我还是选〈仲夏之梦〉，因为他写得有技巧，有铺陈。一般上散文都是平铺直叙，但它有一种技巧在里面。有小说的结构。写〈将军〉，父亲的形象非常生动。他用枕头来下棋那段写得很辛酸。B9的每一篇都是独立的。有独立的主题。比较起来我选B9。虽然B1也是很好的。

梁：我也是喜欢B9，它有一种节制和隐藏的力量，没有把东西说破，可是我们可以感受到。不像B1是比较露的。让你看到文字很好，描述很稳，这没有问题。但比较起来，是不同层次的。

陈：那么B9和B1里你们选B9？

李，梁：我们选B9

方：我选B1。

陈：那么第二轮筛选里我们选出B2，B9及B10。现在来决定首奖与评审奖。

（李梁选择给B9第一。）

方：我选B2为首奖。因为它的文字很细腻，很赤裸的写出个人的心路历程。

（陈再度向李梁确认，李梁仍然选择B9为首奖。）

梁：可是还可以再讨论。我是可以被说服的。

方：关于散文，最重要是，我们要看文字的呈现，文字的爆发力在哪里。它的叙述、题材，有不同的呈现方式。B2的文字掌握方面肯定是胜过很多人的。比如三篇散文，一个是关于青春，一个是关于初恋的感觉，那个是不太容易写出来。而他很坦然的去面对。

另外一篇是讲关于疾病的，他从小面对以及怎样去克服它的。他用文字来处理他的经历。这是在散文中要追求的，比较细腻的地方。大题材有大题材的写法都可以的。这是我心目中的第一名。再看你们的评审方式是怎样的。

陈：他的说法能够说动你们吗？或者你们去说服他。

梁：或者先不用说服（彼此），我们先讲我们对作品的意见。B2的作者，三篇里，我觉得最好的是〈大海〉，也就是还未发表的那篇。我喜欢节奏的不缓不急，娓娓道来，不流于老套的叙述。它写身体的感受，写痛楚，写触觉，写那个母亲跟自己的一种心灵感应。写独自拥有身体，发现身体后的感受，非常细腻，很好。文字的形容是很新的。最后有回到一开始的破题，回到羊水，大海跟羊水的一种共生关系。它是一个很完整的，严谨的，结构很好的，各个方面都有点到的，一个上乘的散文。

李：我的看法是，他写〈青春〉，主要是怀念一个逝去的年代。他写给一个叫Y的人，其实看起来也不是和这位Y有多大的感情存在。主要怀念的是一个逝去的年代。另外一个〈漂流木〉说的是家。所谓家，不是说一个住的地方，而是说有人在的地方，就可以形成一个家。他把整个过程写出来。他的感触。他要逃了，不喜欢马来西亚这个地方，因为种族，语言的种种问题，不太好。他要到去台湾，最后是觉得还是回到这里最好。主要是这样，他是把整个过程、体会，以一个“家”贯穿。这个是他的主题。另外的这个写〈大海〉的，写它整个过程。

方：其实这三篇，这作者已经很清楚的表达出，一篇是个人的，写青春期，一篇是他居住的环境，对大马不满而去台北，最后选择回来马来西亚。他其实有提到，如果在一个没有办法用母语生活的地方，我们是不是应该称为家。他用三篇来呈现他不同层次的想法。我觉得这篇如果是拿第一的话，是应该值得赞扬的。

梁：有企图心。

方：有企图心。他给我的一个看法是，想在散文的领域开创可能存在的领域。

陈：这么说，B2拿评审奖，应该没有问题。

李：B9第一，B2评审奖，可以的，比较理想。

方：我觉得应该是B2。B2是三个评审都有选入三甲的。B9是我没有选的。

陈：那么，如果B2拿评审奖，你们三位应该没有问题？

方：我争取的是首奖。

陈：那么如果他拿评审奖，你有没有问题？

方：不能这样变成选择题吧。

陈：那么B10（进评审奖）呢？

李：无所谓。他的文笔流畅。读的过程很舒服，很生动。

方：B10的文字是可以期待的，尤其是第三篇那个讲生病的。

李：哦，那个〈青春有点痒，有点疼〉，他写得很详细。

方：不过他的三篇主题不太一样。比如那个〈见闻录〉。写的是去东京一些所见所闻。

梁：你觉得他的收尾怎样？突然就停了。

方：他的文字上可以期待，结构上还需要磨练。

李：不是说很成熟。

方：给我的感觉是在摸索中。

梁：如果以B1及B2比较，文字上谁来得好？

方：如果B1被淘汰我觉得很可惜。他的文字很饱和，将来可以期待。

（此时陈整合三位评审的思绪，准备进行第二轮投票）

### 第二轮投票

B1、B2、B9（李）

B1、B2、B9（梁）

B1、B2、B10（方）

李：我的第一名是〈仲夏之梦〉（B9）

方：我的第一是〈青春〉（B2），我没有选（B9）。

梁：我的是B9。我没有分哪篇第一，以总体而言区分。

方：这个结果看来有点缺陷。

陈：不，你可以争取。

方：我争取的是B2拿首奖。单比文字，B2是要好得多。

**梁**：让我自己现在比较矛盾的是，两种散文的比较。一个是结构完整严密的散文，像〈大海〉这类的，另外一种像〈仲夏〉，〈将军〉有点信手拈来，把东西藏起来，非常轻松，甚至有点不经过雕琢写出来的。其实不是不经过雕琢，是到了某种，是一种随意、随性的才气。我想，一种是自然的文章，一种是经过非常严密的铺陈所酿造出来的，他们怎么去分高下。我还是放不下B9，个人喜好来讲，我比较喜欢这种比较从容，比较自然，有点新意的文字。〈大海〉这类，在文学奖上看太多。两个都是很好的作者。我会比较喜欢自然一点的。

**李**：其实我们两票通过了，（B9）已经是第一名了。

**方**：我们的意见，会纪录在案，到底我们怎样遴选些作品。你还没有说出你的理由，为何给B9第一？

**李**：我的理由，为什么它是第一？以〈仲夏之夜〉为例，我的理由是，它的篇幅虽然很长，你要很耐心的去读，它写的是一个梦。一个女孩子从小的梦，一个学竖琴的梦。里面写得很详尽细腻，家里有十多个孩子，父母亲主要是养育他们，让他们有饭吃就行了。如果你想上大学，想学什么的，是自己的事情。这篇文章有它的好，也有它的不足。他用很多文字去写音乐，写音符，写琴怎样弹，都是很专门的。耐心的看完以后，你还是会很欣赏它的。除了写这些，还有写到他父母，有写到父亲用以养活一家大小的面档。多年后他的朋友给他看一些照片。同样的地点，但面档没有了。写出人事的沧桑。小时候的梦想实现了，父母却都去世了。这整个过程里，所包含的东西是很多的。总体来讲，都写得不错。而且有技巧，时间上有种对比，提及一对明星夫妇（谢霆锋夫妇），提及这对夫妇怎样不合，互相数落，最后离婚。以合分的矛盾点出〈仲夏之梦〉的弹拨是分裂又结合的主题。写得不错。至于这个〈三道门〉，说的是母亲。以之一，之二，之三来铺陈下去。主要是讲，母亲是很伟大，但是母亲也有她自私的一面。好的东西留给自己孩子。他里面也有一种策略，一种铺陈。不像靖芬所讲的随便。〈将军〉更不用讲。他很生动的讲他父亲在医院将近过世时，头脑已经有点不清醒，以枕头下棋。里面主要是讲他父亲的一生。这个将军，统领家中十多个孩子，闯荡江湖。父亲是在山林里伐木的工人。他形容父亲怎么在山林里披星戴月，过关斩将，打下一片江山，繁衍他的子子孙孙。父亲的一生都在文章里面。这三篇，题材很丰富。包含的东西很多。整体看起来，非常饱满。而〈漂流木〉写得不错，但比较起来格局就小了点。

**梁**：不是说B9随便，它其实是随性。

陈：这么看来，B9已经是首奖了。B2评审奖。B10已经淘汰，（**李**：可以淘汰了。）现在三名就是B1，B2，B9。

**方**：可能评审的方式不太一样。那个B9的有点像小说。如果评审散文的话，我比较期待的是文字的饱和，如果用小说的视觉看散文，对他们不太公平。

**梁**：但是我偏偏就是喜欢它的（散文与小说之间）游走。

**方**：没关系的，每个评审都不一样的。

陈：那么大家可以同意B9拿首奖吗？评审奖呢。

李：B1一开始是三票过的。

方：这篇是起死回生。

陈：三票被删出去，过后又拉回来了。

方：其实B1，B2共同点是写散文的掌握能力很好，但是如果你要他改变成带有小说的写法，那是另一种期待，不是在这个场合，在下一个机会。

陈：我们现在可以确定，首奖是B9，评审奖是B1跟B2。

方：B10的文字是可以期待的，表现还需要经过磨炼。

梁：结构可能有点问题，突然就完毕，像是还没有写完。

李：他还是嫩一点。

### 第三轮投票

首奖：B9（将军、三道门、仲夏之梦）

评审奖：B2（大海、青春、漂流木）

B1（归乡记、散散步、住在火柴盒的日子）

陈：请各位说出对散文的期待。

方：散文要有一些不确定性，存有一些思想空间，避免引伸为议论。可以自己多提出质疑，但不太适合寻找答案。寻找答案是要和读者一起进行。诗主要是以抒情，散文，主要是赤子之情，但又多疑虑。参赛作品叙述能力很理想，有条不紊，但更重要必须看到叙述中的艺术。否则和写随笔、笔记、日记没太大分别。让读者进入散文的语境，只有在成熟语境中才能促使艺术的形成。很欣慰，这次参赛作品，让我读到追求散文艺术的用心而且取得很好的成绩。

陈：（问李）以你的角度，你是怎么评审这次的散文？

李：我个人对散文的看法，主要分两方面来讲，我觉得，散文已经很散，只要你不是小说、诗歌的结构，就是散文。很难说对散文有什么要求。我是被动的，是空的，我来评审，就只欣赏或不欣赏。所以我不能说对散文有什么要求。不能说你非要怎样写。这是一点。第二，你不可以指导别人说，散文有什么方向，必须要这样写。这不可能。散文的天空这么广，它的自由度是无限的。因此我是空的，被动的，由作品来作主动。写得好，我欣赏，写得不好，不欣赏，就这么简单。再说，散文已经这么广，这么散。怎样写都可以。比如这篇〈简单就是美〉，为什么它不能被选？你以散文的角度来看，它都可以过关。第一他的文笔不错，角度非常犀利，但为何不被选上？因为它是议论文，所

以不在征文比赛里被选上，像杂文性质。但是你不能否认，它放在杂文里，是一篇好的杂文。言之有物，讲出你的角度。比如说，简单就是美。如果一个男人穿长衫，就算他很胖，充其量只是肚子很大而已。如果一个难看的男人穿斗牛的衣服，他真的奇丑无比。比如他讲，芙蓉市区里有个雕塑，是一朵花，但做得不像，变成一个切开的蜜瓜，你会笑。但是看久了，笑完了，就是这么简单，不就是弄花弄不成变成另一个东西。看久了也无所谓。简单就是美。它是非常好的文章，但是是杂文，不可以选上。所以像《将军》那样的，为何会成为第一？我已经说了，也是透过不断的取舍的。这是我对散文评审的看法。如果在这里讲我们的评审角度，要求等等的，参赛者就调整策略，写些迎合的东西给你；你们要的是这样的，好，就写这样的东西给你。所以我做评审，我情愿我是被动的而不是主动的有所要求。

**梁**：散文对我来说是，当你的叙述没有问题了之后，当你文字够好了以后，你要说什么。我看到的是，这几篇，文字都没有语病，非常流畅。我不会太以文字作准来比较。我比较的是大家的洞见，一种洞察力。这跟人生整个境界有关。文章写到最后，其实我们在比较的是每个人的眼光，你对世界、生命的掌握的认识。文学是一个可以比较出来的一种准则吧。我自己本身是比较喜欢一种隐藏式的散文。就是不会太曝露出自己已经掌握了的好处：我的文字很好，我的叙述能力很强。可是我恰好就是要把这些东西隐藏起来。让它去呈现其他的（方面），就是说，它只是一个工具，我必须要让它达到某种目的，而这个目的就是我想跟整个世界（对话）或者是说要整理自己思绪的一些结晶。

**李**：我补充，写散文，你先要文字非常好。文笔掌握不好，写什么都是不行。写作是要用文字来呈现，第一个条件是你的文字要好。文字不好，怎样都是没办法的。文字过关后我们才来讲它的内容、它的呈现、它的主题写些什么。情感抒发，这些都是其次的。

陈：好，评审会议圆满结束。

评审工委主任陈政欣宣布海鸥文学奖散文组的成绩：

首奖：

B9（将军、三道门、仲夏之梦）

作者：黄素晶（千桑羽薇）

评审奖：

B2（大海、青春、漂流木）

作者：翁莞君

B1（归乡记、散散步、住在火柴盒的日子）

作者：李宣春

第四届海鸥文学奖散文组：首奖

# 将军

/ 黄素晶（千桑羽薇）

“你 是谁？”

“我一是一将一军！”老人怒目相向，挥舞双手，把枕头狠狠抛在地上。

追问两天，她得到的答案是“将军”二字，一时目瞪口呆。

母亲弥留的那段日子，时空倒回中年居住的乡下。长年卧床的母亲，从病榻上坐起身，拿起放在床边的菜篮，放进一套衣裤，走向房门口，嘴上喊着：“我来了很多天，要回家了。”“琪莲，等一下，我跟不上。”“昨晚下了一夜的雨，今早不用割胶了！”“一起去河边洗衣吧！”

日据时代，伟大的母亲在胶园干活，把家里的米饭留给自家男人和子女，自己以硕莪粉充饥，那是母亲一生无法磨灭既清晰的印记。经历卅年富裕的晚年城市生活，母亲梦呓依然萦回于拉让江畔开叉港与同伴共渡的艰苦岁月。莫非父亲亦沉湎于廿年前当面店老板心中最美丽独特的滋味？

她返乡三天探望父亲，料想不到父亲竟不认得她。父亲反覆无常，精神时高谈阔论，病发时翻脸不认人。病发时的父亲言行诡谲，总想冲出大门，爬上篱笆离家，不断地和看不见的“人”下棋。

父亲一下棋，欲罢不能，无法阻止。行动不便的父亲，平躺在床上，却以一种超乎寻常的速度弹身而起，把两呎方块的地砖当棋盘，以枕头当棋子在地上移动。父亲披着一头凌乱的白发，前进、后退、向左、向右……想是漫步前尘任缠绵悱恻的往事在棋局里无声控诉，想是悲壮送走风华岁月任心事飞舞殒落，想是任疲惫不堪的灵魂飘渺悠远红尘外，追寻梦幻里最美的伊甸园。

他每下好一步棋就往后退坐在床沿，须臾弹身而起，扑前继续厮杀。她和姐姐24小时应战，确保父亲往后退时顺利坐回床沿，若护航失败，父亲跌坐地上，可许久爬不起身。父亲精神激昂，体质不胜负荷，胸口剧烈起伏。凌晨十二时至四时鸡叫之前，父亲几乎不受控制，她和姐姐不停地呼叫，唱诗歌来平服父亲，看着秒针一格一格的跳动，夜——像父亲的棋局那么长。

父亲绕着星球公转，她发出频率召唤游弋于宇宙间父亲，牵引父亲心灵某处阳光普照的净土或硝烟弥漫的战场，试图与他接轨。患糖尿病的父亲，四肢皮肤青紫斑驳陆离，发病以来频繁挣扎，皮肤表层密布深深浅浅的旧痕新伤。她眼泛泪光，悲叹对风中之烛的乏力。

次日，天微亮，她拉过一张椅子坐在父亲的面前，握着父亲的手热切的问道：“阿爸，你说，你怎样来南洋啊？搭乘飞机还是太空船啊？”

父亲瞳仁焦距逐渐凝聚，凝聚为深邃幽静的湖泊，嘴角泛起两朵笑意，良久回答：“什么飞机——以前没有飞机，是搭船。”

父亲九岁随祖父离开中国，搭乘“贵生号”飘洋过海，第八天到达新加坡，辗转三天落脚诗巫拉让江畔的开叉港。父亲回忆说：“在海上没遇上大风浪，却也不见任何一艘来往船只，窗外是无边无际的海天一色，只有太阳伴船前进。望着海景我对前途充满憧憬，以为诗巫也像新加坡一样，可没想到诗巫只是几排像长屋那样的肮脏店屋，后面是深山野林。”

1943年日据时代，民间衣食医药短缺，船运断绝，良田全被日本人没收。日军强迫人民集体耕种，廿人为一组，每人分得两依甲土地，每依甲地抽取300斤稻谷，有剩余才归属农民。日军沿江设多处关卡，捕捉偷运稻谷者，农民一旦被捉可打个半死不活。天气恶劣时关卡无人看守，农民日间割稻，夜间桩米，遇上狂风大雨冒险偷运稻谷回家。

她又问：“你说日本人怎样偷你的鸡和鸡蛋？”

父亲搓揉两掌，笑说：“不是偷，是我自己给——有一次我冒险把稻谷偷运回去，被日军查获，原以为会被打得半死，幸好只是警告我不要重犯。后来我把自家养的鸡和鸡蛋送给日军，他们也很高兴。”

“阿爸，听说你用超能力挡住炸弹啊！厉害！可以去拍电影了！”

父亲挥挥左臂开怀大笑：“炸到还有命？是差一点被炸到，幸好我跳水沟跳得快！”

1945年的一个早晨，父亲从诗巫出发，用船载稻谷到民丹莪的林水仙硕莪厂码头，当时日军米仓设在该处。时间尚早，父亲站在码头等待日军开门办公接收稻谷。他说：“约八时，有一架飞机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来到头顶上空，我虽惊慌，可脑袋还灵光，立刻跑向最靠近的一座独木桥，奋力一跳，钻进桥下烂泥浆里，只听背后飞机声、炮弹声交织，震得山摇地动。等待日本飞机飞走，我爬上码头一看，只见原先站立的位置已炸成一个窟窿。”

同年的一个午后，父亲从诗巫准备划小舟回家，步行到码头旁的梅松茶室，惊见高空有两架飞机向市区风驰而至，全镇居民横冲直撞竞相逃命。六十艘大小船只四散拉让江中，父亲也跳上小舟向江中划。飞机沿江上下盘旋，引擎声、枪弹声响彻云霄。父亲说：“我以为这次死定了，不知道子弹会打在头顶还是背部，一边想一边奋力把小舟划向岸边的树荫下，感觉自己好像从刽子手下逃过一劫，充满感恩。”

谈笑之间，父亲的神情瞬息万变，瞳仁焦距混淆，嘴角上弯，语音一转竟然嘲笑：“讲什么不知道！”

她决不被打倒，句句进逼：“你为什么不睡觉？凡是人，都要睡觉补充体力。你是神还是魔不用睡觉？”

老人坐在床沿，眼睛斜视，歪嘴冷笑：“不知道在做什么，讲——讲——讲，讲什么不知道？”嗓音妖声怪气，不是父亲原来的音质。

“你自己才知道在做什么，爬上爬下，弄得人家不能睡觉，你不会羞耻吗？”

“你才不羞耻，唱——唱——唱，不知唱什么。”

“你不要听唱歌就睡觉，就是你不睡觉我们才要唱，现在我们唱到声音沙哑，你甘愿了吧？”

“我下棋。”

“什么下棋，哪里有棋，那是枕头，你把枕头丢来丢去很好玩咩，不知道在做什么，你是女孩子吗，玩枕头游戏？”

“我下棋！摄老人一把推开她，回转身往床上摸索枕头。”

“你是谁？为什么一直下棋。我是小妹，你叫什么名字？”

“我下棋。”

“你没有名字吗？敢做敢为，你连名字都不敢说吗？”她一时气愤喊叫：“下——一下——一下，什么棋？这是枕头，不是棋！”她把枕头拿走。

老人怒目相向，挥舞双手喊：“我——是一——将——军！”抢过枕头狠狠抛在地上。

她赌气把枕头抢回抛到门外。老人返身，拿起床边的两卷卫生纸往地上一丢，卫生纸滚出两疋长长的白布，两疋白布纠结一团。老人在棋局里冲锋陷阵，卫生纸越滚越小，白纸左一堆右一堆，几乎把老人绊倒。她把卫生纸没收。老人返身走向书桌准备拿杯……她无奈把枕头还给他，让老人抱枕头绝对是上策，既不伤己也不伤人。

有时她挡在老人与枕头之间，老人一把推开她：“不要挡我，我看不到。”看着她背后的“人”说：“阿义，到你了！”

她知道阿义，父亲开面店时，那位每天到店来报到的老朋友。父亲趁下午食客稀少和他在棋盘上厮杀，父亲左脚踏地右脚踩在椅上，右手搁在右腿上，以左手下棋。父亲最爱喊的两个字是“将军”，声音洪亮，手一放下，棋子敲击棋盘的铿锵声得意的传入她耳中。

父亲下棋时赢时输，和阿义势力伯仲之间。有时父亲豪爽，把棋子打乱认输。偶而父亲也会耍赖，察觉自己下错棋，趁对方棋子未放下之前，把自己的棋子归位。两人就像小孩般来一轮争论——阿义说起手不回，父亲说对方手脚慢，想吃人，却让人逃了。

她不懂得下棋，看不出老人诡异的布置，是走车马炮还是下兵卒。她甚至不懂得摆放一盘棋子，依稀觉得人们一喊“将军”二字，宛然胜券在握，喊“将军”的人一副将军神气模样。她懂得那个阿义，多年前已去世。

“阿爸，是啦，你下棋最厉害，你就像将军那样威风。你不累朋友会累，朋友累了，你一个人就不能下棋了。”

“没有了——不见了——走了！”老人幽幽地说，翻转手掌，微张着嘴，带着孩童般纯净的笑容望着她。他的眼睛恢复光彩，走了几世纪路的父亲跌跌撞撞回来了，疲惫地坐到床边，说肚子饿了。一场战争，将领豪杰，羽扇纶巾，灰飞烟灭。

第三天清晨，她和姐姐坐在床边商议父亲的病态连声叹气，只听父亲一声惨叫，像只受惊的小鸟，惶恐从床上站起身，倒退着靠向床背，手指着一个方向疾呼：“蛇——那！大蛇，它向我吐舌，要过来吃人了！”

未待姐妹俩回过神，老人自床上跃下，捉起桌上的热水壶，跑向“蛇”，把热水倒在椅子上，边倒边笑：“哈哈哈！打死你！打死你！”

姐姐急忙把热水壶抢下，老人仍不罢休，又喊又叫，说蛇还未死。她灵机一动，跑出门外拿来扫帚和毛巾，高喊：“阿爸，打到了，我用布把蛇包起来丢掉，没事了。”她做个样子，挥挥扫帚和毛巾走出门外。

须臾，老人投诉自己身上有爬虫类，用手掌拍打身体，不时传来拍打声，拿到药油即刻往自己身上狂倒。她

忙碌收拾残局渐感不支，只听老人说要杀虫，一个箭步窜向厨房，她随后追去迟了一步，老人摸到水果刀插向右脚……高她两个头的父亲身子软倒，跌坐在她身上，她的脊椎骨撞向椅子，一阵剧痛，几乎昏厥。口里哀哀低吟：“阿爸，醒一醒啊！我没有力量保护你了！”

她忆起大哥濒死的体验——大哥从高处坠下，颈项骨折，肠胃大量出血，生死关头感觉自己躺卧在一长排的信箱里，有两种声音在脑袋竞逐，高分贝的强声重复叫他跳出信箱，低音阶的柔声叫他留在信箱内，最终他选择后者。大哥被推出手术病房，在医院修养期间，不时感觉床铺人立，又见天花板上布满牛头马面向他张牙舞爪。清醒与幻觉，真实与虚伪，悲与喜折磨他两个月，直至他可以下床走动。

无日无夜的抗战，她的脑袋昏沉，所见景物镀上一层金色。她全身虚脱，扑跌地上，感觉自己像濒死的人，站在体外观察自己的躯壳，不停地出入自己的肉体，对自己和父亲的一生做一次全景式的回顾。父亲的一生似黑白电影，在脑中一幕接一幕播放——十三岁才读二年级书本的父亲、闪避枪林弹雨的父亲、伐木时遭断枝削去肚皮的父亲、脚踝遭木桐压伤的父亲、七十岁开始写作绘画的父亲、满身伤痕流着血的父亲……

老人也罢，父亲也罢，父亲是将军，统率一家十五口东征西讨闯荡历史长河。压伤的芦苇并不折断，将军披星戴月过关斩将，打下一片江山容纳百子子孙，一身伤痕蹒跚前行。她向伟大的父亲，伟大的将军致敬。

目送父亲的背影渐行渐远，他的影子越拉越长，一个旋转着的圆柱体把他的影子卷起来，最终圆柱体坠落一个黑洞，一道微弱的烛光在洞口轻轻摇晃——幻化一只金蝴蝶冉冉飞行。

楚河汉界——兵卒薪尽火传，再战风云。

第四届海鸥文学奖散文组：评审奖

# 大海

/ 翁莞君

**据**说体质这回事与母亲怀胎十月犹关。打从我们蜷缩于母体的子宫，一个女人的性情与养份便穿透暖暖羊水，如大海雕琢石头，逐日形塑出我们的眼睛、鼻子、头发、心性，甚或体质。母亲怀我的时候，大概并不处于生命颠峰，因此生下的小孩一如自己敏感脆弱、羸弱多病。母亲从小弱不禁风，雪白肤色掩藏着苍白，骨瘦嶙峋的她曾瘦出个二十二寸小蛮腰，换得了豆腐西施的称号，毕生却也柔嫩欲破，经不起风寒。

旧时人家生育力旺盛，外公外婆有九个小孩，一个早夭，母亲排行第四，恰恰是容易被忽略的那个。外公外婆卖豆腐维生，平日餐餐豆腐豆渣番薯叶酱油拌锅巴，日子过得甚是贫苦。两老疲于生计，无暇照看小孩，母亲的体弱却仿佛是对母爱的召唤，总以大小不一的病痛引起外婆注意。母亲说她每次随舅舅到河边嬉戏，回家必定发烧感冒。外婆于是到处求神卜卦，问这孩子怎么如此难养。神旨如何，我倒未从母亲那儿听说，只知道母亲生下我之前，一直很瘦。

母亲说我像她，但我遗传的不是母亲纤瘦窈窕的身姿，却是虚寒若水的体质。从小，母亲即担心我一如她童年般虚弱，于是中药吃补符水神咒样样齐全，一心把我养成了个壮小孩。我的胃口确实因此打开，一吃不可收拾，平日饭菜绝不省略之外，馋嘴时夜半还闹着要吃宵夜。祖父视我如掌心宝，母亲刻意要我节制，却阻挡不了偷偷往我嘴里塞的大肥肉。我因此如母亲所愿吃成了一名壮小孩，却其实虚有其表，内里仍是血脉相承的豆腐基底。母亲说我的豆腐身子犹如一颗大水泡，表面饱满，轻轻一戳便剩一层虚弱薄膜，毫无实力可言。母亲童年贫困，导致了日后无可逆转的柔弱体质，自是有迹可寻。母亲对我无微不至，我的身体却反其道而行，从一开始便未能开展得硬朗强壮，偶尔想起仍心存愧疚。

上幼稚园之前，我老是咳嗽不停，还染了一身荨麻疹，小小身躯遍布着鼓鼓胀胀的疹子，像蚊子叮咬过全身，痕痒得我只能不断落泪。自此，母亲便常带我出入各大中西药房与神庙。除了餐后必备各式药水胶囊，桌上亦天天放着一碗乌漆麻黑的中药。每天晚上，当大家准备上床睡觉，我就会被领到厨房去，被捏着鼻头灌下药汤。我记得，我每一次都闭上眼睛捂住嘴巴不肯就范，耳朵却不断传来母亲口中念念有词。张开双眼，即见一张澄黄符咒焰焰燃起，自我的眉额一路绕行而下，嗤一声拌入碗中。结局毫无例外，我总是以泪配药，哭着灌汤。

一身红肿难分的疹子反覆持续两年，直到开始上学，疹子稍褪，我却仍然是个药罐子。我念的幼稚园附属于天主教会，规定的校服是蓝白相间的连身水手服。每天早上，我背了书包拎着暖壶上校车，看见其他小孩穿着光鲜整齐的校服，旋即低头紧捏裤缘，恨不得马上把母亲万般叮咛的厚重毛衣与睡裤脱下。俗称风瘼的荨麻疹吹不得风，外出包得越密实越好，夜里得以姜片沾酒，抹匀全身以止痒消肿。某位民间医师的叮咛，让我人小鬼大变成一名酒鬼，全身上下散发着隔夜酒气。午休时分我独自坐在班上，因为害怕同学发现我衣服底下的难闻气味而仅能以艳羡的目光追逐窗外来回奔跑的水手服。我曾因此闹脾气，要母亲让我换上与同学一样的校服才肯上学，且拒绝再往身上抹酒。然而，只要母亲提起那一次，我便心不甘情不愿地乖乖把毛衣穿上。

那时候，除了每天持续对抗疹子，我小小的心肺于每次吸气呼气之间，仿佛将要被喘出体外。母亲与我走遍各大医院药房，而那家老式医院的场景至今依旧清晰。那是一家规模不大的医院，各楼层浮窜着中药混合西药的怪奇气味。有一次看诊后，母亲帮我换上一件宽松罩衫，让护士牵着我的手离开。我一路回头看母亲，却丝毫不敢吭声，仿佛害怕多病的自己若表现不好，就此将被遗弃。母亲的身影渐渐模糊在长廊尽头，我心里不安却无从反抗。护士小姐带我来到一间无窗暗室，捻开灯，让我笔直着身体，把胸膛贴在冰冷的钢板上。吸气、屏息，一道白光划过窄仄陋室，我复又被送回母亲身边。看见母亲，我松了口气，以为这就可以回家，医生却又说要验血。母亲于是把我抱在怀里，用力拗开我紧搂着的双臂。在母亲温柔的怀里，我却变成一只无所遁逃的兽，声嘶力竭地看着自己艳红的血，一寸一寸填满了针筒。

自此之后，我的校园时光，就在上学与请病假轮替上演中渡过。有时身体状况良好，母亲为我扎两根辫子，让我上学，我却只能孤单地坐在角落，看同学熟络玩闹却未能融入他们的圈子。有时我不禁猜想，或许在同学眼中，我只是个偶尔出现满身药味酒气的怪人。我无法天天和他们一起追逐玩捉迷藏，无法约好每天一起上课放学，他们甚或还不记得我的名字。坐在班上，我仿佛被隔离在密封试管中的细菌，像我无法控制自己的身体一样，也冲不破孤单的防线。

我甚至无法在毕业典礼上参与任何表演节目。当我看着班上每一双眼睛皆闪耀着兴奋期待的光芒，我第一次尝到了寂寞的滋味。后来母亲到过学校几次，老师即在毕业典礼上为我安排一台小键盘，用音响播放贝多芬的〈给爱丽丝〉，让我在键盘上假装弹奏，圆了母亲不让我落单的小小期许。表演时我偷偷望向台下，看见观众席上有人变成老虎有人是向日葵，席间还出现了山地姑娘和阿里巴巴，只有我一个人，穿着母亲缝制的小洋装，被劣质的咚咚琴声包围着，没有坠入魔幻艳奇的童话世界中。

上小学之后，我渐渐告别脉承的豆腐渣体质，脱下令人难堪的毛衣长裤，如常人熬夜念书打球跑步，偶尔小病来袭亦兵来将挡，逐渐克服曾陷我于水深火热的阴暗记忆。当我慢慢长成一个大人，我以为时间已让我变得强大，强大得我足以主宰自己的身体以及命运。然而当我独自到台湾念书，季节变换水土不服，我与我的身体，又开始闹得分崩离析。

因为一次无心的就诊结果，我进行了大肠镜、显影剂肾孟照影、尿路摄影、膀胱镜、子宫摄影等千奇百怪的检查，以找出身体故障的据证。稀松平常的体检，因为一个人独自应付而变得冰冷可怕。每当我独自来到验血部门，看着细针刺穿肌肤，凝视着慢慢被血液填满的针管，我遂想起小时候那抹缓缓扩张的殷红。多年以后，我似乎又回到了当年的场景，不同的国度与场域，药水的气味却同样刺鼻。每一次接受检查都仿佛经历一场无法预知的审判，签下了生死状，不会事先预告的生离死别或许已来到跟前。母亲还是老样子，在家乡求了神，把符咒塞进信封寄到遥远的国度，似乎因此暂且安抚了自己无法揣测命运的恐慌。我人在异乡，独自咀嚼那些细节般的过程与惧怕，半点不敢向她透露。死亡于一个三十而立的女子面前，第一次因为孤单而无比巨大。我记得，躺在冰冷的钢板床上，医务人员从我的静脉注射显影剂，一股寒意从手腕蔓延至手肘，瞬间遍布至整片胸膛。我打了个寒噤，定睛看天花板上的花白灯光，等待显影剂照亮我的肾脏，流窜于我的输尿管与膀胱，进而映照出身体的脆弱与无能。

手术进行的冬日早晨，医院的暖气打开了，却犹有凝滞的冰冷。我一夜无眠，天未亮便起床坐着，静心等候医生把两道塑料管子置入我的体内。隔壁床的老妇人因某处疼痛整夜微微呻吟，她的印尼女庸在沙发上睡得打呼，不知是故意忽略抑或真的没察觉她的痛苦与无奈。我低头凝视无异于昨日的身体，难以想像光鲜的皮层内里潜藏着腐败。手术室外，无数张移动式病床整齐排列在长廊上。病床上的人们仿佛是待宰羔羊，而我是其一。我看不见其他病人的表情，想必他们皆与我一样，用门牙轻抵唇瓣，双手交缠紧握，口中念着佛号。平日的无神论者来到了无可依托的生命关头，才能稍微明白神明的力量。而这力量因人的渺小而不断不断地扩大。

手术后，当身体麻药渐渐退去，我的下腹开始撕裂般地疼痛。我闭上眼睛，脑袋里竟浮现出母亲的脸庞。然后，我莫名其妙地想起小六时扭伤了脚，母亲带我去游泳的回忆。在泳池里，我借着水的浮力仰躺于天空之下，池水缓缓护送着我前进，受伤的脚却意外地不痛了。于是，我就那样想像水中漂浮的感觉，模拟身体被水推托起来的轻盈，渐渐昏睡过去。半夜醒来看见护士拎着尿壶往厕所跑，才知道有另一道弯曲的塑胶管子，就插在我的尿道口上，负责把渗杂鲜血的粉红尿液输送出去。护士帮忙处理的，是身体因抵抗异物入侵而残破的据证。出院那天，主诊医生缓步来到床前，翻了翻我的病历表，什么也没说即要我把双腿张开。循着管子，他将手伸向我的下体，“啵”一声，自我鲜嫩的尿道口剥除了管子。其实，

住院几天，硬物与幼嫩相随的异物感，早已成为身体的一部份，只要不挣扎、不惊动它，就能忽视它的存在并与之安然共处。如今，突如其来地剥离竟让我有点不知所措。或许我不知道该如何适应的，是一变再变的身体知觉。我对我的身体感到越来越陌生，它没经过我的同意却擅自喘息、疼痛、挣扎，以一切顽劣的举动背离我的意愿。它仿佛有了自己的生命，而我占据着它的空间，我们的生命却是分开的，灵与肉似乎无法永生契合。这让我对自身的生命，也开始无法拥有清晰的认知。我到底该如何与我的身体共处？它到底属于我的，抑或不属于我？

拔掉导尿管之后，原本再平常不过的排泄过程，瞬间幻化成一场又一场短暂的杀戮。每一次排尿，我都必须屏息以对，用力握拳以抵抗尿液灼热冲破关卡的刺痛感。随即滴滴答答千军万马来到了尾声，才得以松一口气。如此来回反覆一整天，直到疼痛渐次退去，才稍微感觉重新获得了它——我熟悉的我的身体。然而，随后好长一段时日，我依然无法忘记坚硬击破柔软的暴烈感，隐然觉得下体凹槽处仍深深嵌入一道尖细管子。

直到某一天，我来到了海边，彻底的自由才重新降临。无浪的海上悬着圆月，我穿着最单薄的泳衣，仰躺在海洋中央，让月光轻抚我每一寸肌肤。海水一拍一拍地抚过我的大腿、肚腹、乳房、脸颊、发丝，温暖而充满爱意。我复又记起了水中不药而愈的脚伤，记起漂浮的轻盈。在无伤的大海中，我的身体渐渐失去重量，像婴儿躺在摇篮，摇着摇着便回到了生命的最初，重新与我的身体相遇。

第四届海鸥文学奖散文组·评审奖

# 归乡记

/ 李宣春

来 不及给祖父送行。刚开始的时候，回到那个体态日渐松垮的庞然大屋，总要盛满情绪，到他跟前，不作声地好好倾诉一番。除了屋顶盖的是锌瓦片，大屋的其他材质一律是木头。祖先的遗像们，挂在屋子二楼几个相连房间外的过道，正对着木门，打开门是一块往外开展的四方阳台，三面用网状铁丝围住。长辈们的和善眼光穿过阳台，日复一日观望积雨云变化，谛听稀稀落落的车辆碾过沙石喀喀来去。大屋接受热带阳光曝晒，时而发出踏踏声响，还以为是谁把石子抛向屋顶。少时，祖母、姑姑和婶婶们用那木阳台晒棉被枕头。我们光脚走过，经常有木屑刺进薄弱的脚板，得自行取针将木刺从脚肉挑出来。

入夜，满天碎钻，虫鸣声铺天盖地。

那些静静悬挂的肖像里，有曾祖父母的壮年模样。曾祖父身材瘦高长方脸，轮廓很深，曾祖母贤慧慈蔼。我出生那时，他们已换上老态，脸面身躯渐渐消融起皱。还有一张遗像，那男人我该称呼作玄祖父，在世仅有四十七年，未曾听说他故身因由。但他肃穆模样，让我起了忧郁的敬意，他生时可曾想像自己后代的盛衰起落？如繁花锦簇，如花落泥烂。而我感觉深邃无边的时间感，无关一张不曾踏境的大国地图，却似悬浮太空之间的宇宙旅人，无重力，无限怜爱地察看星球种种，那么遥远，那么亲近。



几年以后，祖父的遗像，就只是遗像，身体泯灭的象征符号，我不再特意转到他跟前，乖乖地鞠几个躬。我做了个梦，梦见祖父和我并肩站在老屋外，阳光明媚，屋子还带着簇新的质感。祖父没再受脚疾纠缠，直挺强壮地与我同行。阳光越来越炙热，祖父最后看了看表，离开了。而我怅然地醒来，一片漆黑中搞清楚了是梦，再度入睡以前决定这样安慰自己：祖父是去到好地方了。

上幼稚园之前，那几年，我和祖父母一起生活。夜里和祖母睡同一张床，祖父睡在偌大房间的另一边。我躺卧的旁侧，倚着一道窗，窗口覆盖防蚊网，再钉上一张网状铁丝。仰躺在那个角落，刚好可以看到月亮擦身。夜里，屋子的每块木头迅速退解温度，晚风穿梭着网孔，发出微弱声响。祖父母醒得很早，清晨六点，熬米粥。一颗咸蛋切半，一个碗公雪白粥饭滴几滴黑酱油，当时的早餐老这样。祖父母还会配腐乳咸鱼，我就吃不得了。日常，餐桌上只有我们三个人。只在节日喜庆，同桌吃饭的人才会多起来。回到城里上学以后，就再也不曾回到大屋来，陪祖父母入睡。想来是身体抽长，也挤不上祖母那张木床。住在城里，祖父母经常来探望。住在店屋单位二楼，祖父母行走楼梯不成问题。三不五时，祖父会开车自己带点吃的来，乡下种的蔬果、端午裹的粽子、冬至搓的汤圆、街上买的好吃的肉包子……，祖父的关节炎开始发作后，要爬楼梯就辛苦了，老爷车停在楼下候着，按几响喇叭，马上可以辨识出来是谁在召唤，我们通通通地跑下楼去，看祖父这次又变出什么花样来。祖父坐在驾驶座上，从窗口伸出各种东西来，一次又一次。极其平淡自然，当时几乎是察觉不出任何情感意义。又后来，祖父越来越常闹脚疼，出门次数更少了。干脆留守大屋，将客厅木地板躺出汗渍痕迹来。



父亲的屋子，在我二十岁那年上旬落成。我的房间在二楼，只有一张书桌，一张厚实床垫。八年后，这房间只多了一只行李箱。最初，刚搬进这屋子的时候，房间还弥漫着冰冰冷冷的水泥味。好几年后，那股味道才随着空间泛旧而逐渐散去。入伙酒，摆在一楼车房，至亲们都到齐了，祖父那时还健在。

同年下旬，我到吉隆坡去上大学，那是我离乡背井的开端。当一个乡镇空间，贫瘠匮乏到无以能支援我继续扩张成长，必然要让人感到焦灼不安。内里有好多骚动，也像是莫名的预感，其后的日子，家中开始发生许多变故，冲突、破裂、病故，我以一个海洋的距离远避了。每一通从家乡拨打而来的电话，弥漫各种复杂情绪，像是争着要剥夺吸收我的灵魂养份。一年、两年、三年、四年，亡故、怨怼和无助从电话那头传来，每次电话响起，我必会如同瞬间身处战地，荷枪实弹，跋涉湿冷泥地，分不清险峻，失却理智，全凭直觉反应。五年、六年、七年，家的概念，予我，已奄奄一息。

主因是父亲。那些不足以为外人道的家事细节，这八年里一一上场、换景和接演。这出悲情家庭剧里，有人死去，有人老去，有人颓败，有人柔地妥协。我在这场域，曾与父亲发动一场战争，伤痕累累，我遁逃。劫后余生。我选择了自己的方向，选择远离。父亲拥有一切毁灭性特质：父权，沙文，本位，自我中心。他眼中的世界是一片废墟，断壁残桓。一个炼狱悄悄滋长在他腹中，火焰将熄的时候，以为一切会就此善良完结，终于静止。然而，转瞬火势回返迅猛，他咒诅万事：母亲的鲁钝、弟弟的驾驶技术、隔邻住户种种微不足道的习性……，父亲咒诅死，死之延宕，又，他其实没有勇气直视自身之将死。一点勇气也没有，一切爆裂全是遮掩。

父亲，男屋主，慢性病患者，肾功能衰竭，仰赖机器作血液透析治疗。洗肾日程，每周二、四、六，凌晨六时由弟弟载往圣约翰救伤队洗肾中心。秤重，然后入座他习惯使用的位置和器材，等待医护人员插针及启动机器种种。我，既为长子，不曾完整目睹每次长达五个小时的疗程，总是早早撤离。父亲病发之后，截去了数根脚趾，又曾轻微中风，相较往日粗壮硬朗，一下子虚瘦成干瘪纸片。只是嗓门依旧很大，镇日环绕在屋里的，是他的声音，像是一再宣告这是他的领地，他的殖民帝国。

我抗拒回归父亲的殖民地。那些剧烈拉扯无尽争执的时候，不下一次想像隐姓埋名，断绝所有关系，觅寻一处无人知晓的地带，自成一格。无性无爱无情无责任无过往，鲁宾逊的新天地新秩序新人生，小说式想像。小说是一种信仰、价值与参照。然而我和想像妥协，主动回来寻求和解。一次两次三次四次，每次滞留三星期至一个月不等。早早对长子这角色绝望，化成空空皮相，适时演绎各种替代角色：司机、看护、倾听者、帮佣、清洁工……，独缺长子。我说，他日，生病的老父终于死去，我将不会争取这屋子另一半名份。屋子一半已登记在弟弟名下，另一半登记在母亲名下。父亲的存活亡故，因此总带着歹戏拖棚的意味。让我窒息。母亲说，终究会把我那份过给你。好意心领，真的。

屋子是父亲的，房间是暂借的，仅供憩息遮蔽。因父亲而起的伤口裂缝，斑驳鲜活得一如标本死蝶，羽鳞犹自折射星星光点，幽微透着鬼魅清冷，掩起来，装裱，挂满房间空荡荡的白墙上。夜夜凝视着我入睡。我天天数算逃亡的日子到来。而回忆仿佛总是带着嘲谑，而父亲理智失控以后吐发的话语尽是恶毒与撕裂，而我怀着怜悯和嫌恶摆荡在父亲的平静与溃散之间。

我的背包瘫垮在桌边，久未清洗的挡风外套挂在房门后，桌上平躺一堆文学类书籍、一本牛津高阶英汉双解词典（附注第四版，泛旧，沾垢，染咖啡渍），笔电四周随意置放护照、台币纸钞（对折）、存折、钱包、一公升保特瓶（还剩两三口开水）、环保袋、一只褐黄大信封装载身份证明文件成绩单小说书衣及其他、牙刷、十几二十枚硬币……。八年前后，这房间的最大差异也许就只是物件的摆放位置。现在，回来，没事的时候（还能有什么事呢），我呆在二楼阅读、书写，有时看点片子。书，枕头旁还有几本。一只龙猫玩偶，硕大，染尘，我一直不知道该怎么处里，只好摆离床褥远一些。呼吸道过敏，一点尘埃，就喷嚏打个不停。行李箱张开大嘴，衣服洗过母亲送回房来，顺手堆叠到箱子里。我和房间的关系越来越疏离，比旅馆房间还要生分。留下体液体味落发死皮，也不会让她承认我的侵占。像个醒醒睡睡进进出出，习惯遗留物件的旅客。每天一睁开眼，距离起飞的日子越靠近一点。

而我近乎冷酷的自私与缄默，像白发日以继夜地增生茁长，使我越显苍老。

而这些年，在机场过夜，忽然变成一种常态和需要。不管是飞往寄居的桃园，还是飞往出生地诗巫，对机场越来越依赖。这类国际机场，是彻夜不熄灯的。只是像亚庇廉价机场，规模小一点，格调也简陋一点，午夜以前，机场里的商店、餐厅及咖啡座便停止营业。凌晨要想找个地方买杯热饮独坐，消磨多余且无以成眠的时光，只能成为空想。年关，我绕开吉隆坡，从桃园直飞亚庇，预想到了婆罗洲岛上再另外安排路线回到诗巫。诗巫是个不大不小的城镇，长年生活在外州外岛外国的人口肯定是绝对庞大。卡在城市发展状况不上不下的凹槽里，连游子回城也常要耗费一番周折。过完年，又循来时航线从诗巫飞往亚庇，隔日一早再飞回桃园。由于航空公司没有直航，只好自行敲定了航班时段，机票一张接一张地买。到头来自己搭上飞机的时候，也是一段航程跟着另一段航程接续飞，像是在台北城里搭捷运，看似繁复多岔的路线图，只要自己能理出一条清楚方向来，几乎无任何意外皆可顺利抵达目的地。

如何消磨那漫漫长夜多出来的无聊时光，竟也成了个人要面对的一门浅薄的学问。白天，还开着自家车子在诗巫镇上梭行，过着极为日常且一般的人生。午后，去向祖母报备下一次回程的时间点，顺道告别。然后，接下班的母亲回家。洗过澡，吃完母亲的家常菜，傍晚径行前往离家大约十几二十分钟距离的机场。入闸，登机，天黑以后，已身在他方。尚存的连结，除了脚下的那块土地，就是使用国内通讯的手机。趁家人入睡以前，拨通电话报个平安。即使离乡背井多年，已经熟识空间移动和旅人之间的箇中蹊跷，一时的愁绪和感性，还是会涌上喉腔。

掀开笔电，开始书写。机场冷气猛烈灌送，扣紧外套，专注敲打键盘。指尖的节奏，透露着当下的状态：疑虑、急促、延缓和失神。或者，翻开一本悠长的纯文学，在此偌大的建筑物之下，像一只眼睛瞠得浑圆的鸽子，平静安谧地栖息。凌晨五点，咖啡座开始营业，吃过一个甜甜圈，喝一杯咖啡，是时候办理登机证。短暂的等候。入闸，登机，略嫌轻省的行李箱毫无障碍地放进置物柜，还有背包，里头有书、证件和笔电。留一本书在座位上。

飞机拔离地面，往上攀升。云层之上，看见了山顶。日出，在山的另一头，和熙明亮地照射过来，云海晕开了橙黄。时间缓慢下来，乘客们努力地对着窗口惊叹，巫裔空服员用标致的英文介绍这景色。睡意绵绵软软地罩盖住我。窗外的引擎声，忽然变得很温柔，倚望着窗口景观，我很慢很慢地睡去。

仿佛所有的伤害与哀愁，像幽深宇宙里的繁星，远去。

整理 / 罗罗

## 第12届马华文学节

今年第12届的马华文学节，共获得20单位联办逾50个项目的文学奖和活动，创下纪录。该文学节，每两年主办一届，由华总文化委员会主催。

该委员会主席陈达真博士感激企业家丹斯里杨忠礼、潘斯里陈开容、丹斯里刘天成、丹斯里郑添利及拿督邝汉光，给予支持，使工委会在短时间内筹得6万5千令吉。

今年的文学节订在下月5日配合“亚细安动地吟”举行开幕，闭幕则订在11月17日在马六甲举行，配合文化节活动。所有文学奖项的章程和活动详情，将在开幕前上载到华总网页和有人出版社，有兴趣参加者可上网浏览。华总网站为<http://huazong.my>，有人网站为<http://www.got1mag.com>

第12届（2012年）马华文学节各联办团体所办文学项目表

华总文化委员会	<p>第10届马来西亚优秀青年作家奖 雪隆中学马华文学常识比赛 全国中学华文教师教学营（与教育部副部长办公室及国中教师联谊会联办） 全国中学生马华文学作品读后感征文比赛 全国中学生文学营（三天两夜）10/11 ~12/11</p>
大马华文作家协会	<p>亚细安文艺营 与华总文化委员会联合承办“亚细安动地吟” 出版《马华文学奖大系》</p>
马来亚南大校友会	微型小说征文比赛
马来西亚留台校友会联合总会	第12届马华儿童小说创作奖
雪隆兴安会馆妇女组	<p>第9届兴安文学营 2012年庄玉霖局绅全国“孝亲敬老”征文赛 儿童新年文化才艺比赛</p>
雪隆兴安会馆	出版第一辑“兴安·金炎”文丛
雪隆嘉应会馆	<p>第12届嘉应散文奖 散文讲座会 第3届华语民歌比赛 嘉应文学嘉年华</p>
隆雪中华总商会	第12届马华文学奖

大马华人文化协会	全国华文文学创作征文比赛《优胜作品专辑——散文》新书推介
宗乡青联合总会	第3届网路文学奖 全国中学华文学会领袖营
马来西亚儒商协会（及剧艺研究会）	小学相声艺术研习营 相声观摩赛 相声脚本创作教学营
隆雪华堂妇女组	“寸草心”征文比赛
南方学院	潘受百年纪念研讨会 黄文倩讲师座谈会 林悦同游会讲座 马来西亚华人之饮食文化“食知其味”的学术主题活动，主讲“我的马华饮（美）食观” 周令飞（鲁迅孙子）的座谈会 两代诗人的叩门与沉思》：诗的欢聚 双城、饮食及家族书写座谈会，主讲人为木焱与许通元 “浪人作家——李永平”专题作家展 出版《蕉风》第505期
新纪元学院	第18届新纪元全国大专文学奖 2012新纪元文艺营
韩江学院	第三届中文周 北马中学生诗歌朗诵比赛 华人文化展 乡音考古讲座会 出版槟城华人两百年 槟城政治发展史展览
余仁生	赞助及承办“空中动地吟”
紫藤文化企业集团	第5届游川短诗创作奖 赞助及承办两场“殿堂动地吟”
大将出版社	主办10场“2012年动地吟纪念游川、姚新光、陈徽崇及陈容全国巡回诗曲朗唱舞蹈演出” 出版《何乃健诗文集》（5册）
有人出版社	出版何启良、李宗舜、周若涛、邢诒旺的四本诗集 协办10场“2012年动地吟” 出版《时代的声音：动地吟诗人自选集》

## 马华现代诗国际学术研讨会



前排左起为温任平、张景云、李有成、何启良、何国忠、尤芳达、王润华、叶啸、游俊豪；  
后排左起为萧国根、潘宝仑、朱文斌、李树枝、杨小滨、许文荣、辛金顺、黄文斌。

拉曼大学中华研究院主办的马华现代诗国际学术研讨会，于7月7日至8日举行，由马来西亚高等教育部副部长拿督何国忠主持开幕礼。拉曼大学中华研究院院长何启良教授表示，此次研讨会的目的是检验马华现代诗置于世界文学谱系、世界诗歌史上的得失。

出席者包括拉曼大学副校长尤芳达教授、霹雳留台同学会会长拿督萧国根、金宝留台同学会会长潘宝仑、学者温任平、张景云、李有成、王润华、游俊豪、朱文斌、杨小滨、许文荣、辛金顺、李树枝等。

## 11本地作家入选《亚洲华文微型小说选》

由世界华文微型小说研究会秘书长凌鼎年主编的《亚洲华文微型小说选》，入选的马来西亚作家各有3篇作品入选，包括曾沛、朵拉、陈政欣、小黑、刘育龙、许通元、龚万辉、方路、邱苑妮、冯学良（林野夫）及昆罗尔（罗罗）。

凌鼎年是中国作协会员及微型小说家，他自去年主编《美洲华文微型小说选》、《大洋洲华文微型小说选》、《欧洲华文微型小说选》后，便编辑《非洲华文微型小说选》及《亚洲华文微型小说选》。

## 第四届海鸥文学奖成绩揭晓

### 新诗组

首奖：辛金顺  
评审奖：王修捷、周天派  
(评审：沙河、陈强华、方昂)

### 小说组

首奖：曾翎龙  
评审奖：龚万辉、吴鑫霖  
(评审：王润华、许通元、许裕全)

### 散文组

首奖：黄素晶（笔名：千桑羽薇）  
评审奖：翁莞君、李宣春  
(评审：方路、李忆莙、梁靖芬)

## 马华资深作家马汉病逝

终身致力于写作事业的马华资深作家马汉，于6月19日晚在柔佛新山病逝，享年73岁。

马汉原名孙速蕃，1939年11月9日出生于柔佛州麻坡县利丰港，后来定居在新山。他于1960年毕业于日间师训学院（华文组），从1960年至1990年在华小任教并兼任国中母语班导师。

马汉自1959年出版了小说散文合集《听来的故事》之后，迄今已出版了超过14本文类包括小说、散文、杂文及掌故的创作。在过去的逾50年间，出版超过100种儿童文学创作、少儿读物、作文指导及作文作业簿。



## 国外艺文佳音

台湾第八届X19全球华文诗奖揭晓，郑羽伦获得优选奖，获新台币一千元整及奖状一纸。

## 活动看板

### 李永平专题作家展

地点：马华文学馆橱窗，南方学院。

“浪人作家李永平”将于八月中开始在马华文学馆展出，内容包括生平介绍、李永平的小说创作、写作习性、作品特色、著作出版品、丰富的翻译作品、《大河尽头》的手稿等。

### 月树主题书咖啡馆8～9月活动

地址：Moontree, No. 6, 1st Floor, Jalan Panggung, 50000 Kuala Lumpur.

电邮：moontreehouse@gmail.com

部落格：moontree-house.blogspot.com

8月11日（星期六），6:30pm - 7:30pm

《马华文学》座谈2：木焱：双城故事  
——散文书写的薪山与台北。

8月12日（星期日），6:30pm - 9:00pm

月树影院26：《T婆工厂》，杨洁导读。  
蓝领女同志移工在台湾集体与资方抗争的纪录片。

8月26日（星期日），6:30pm - 9:00pm

月树影院27：《冥王星早餐》（Breakfast on Pluto），  
曾丽萍导读。

在纷乱的1970年代，一个美丽纤细的男孩坚持了一个性别错置的自己。

9月9日（星期日），6:30pm - 9:00pm

月树影院28：《牵阮的手》，杨洁导读。

以人权医师田朝明与田孟淑的爱情为主轴，勾画台湾的民主运动血泪史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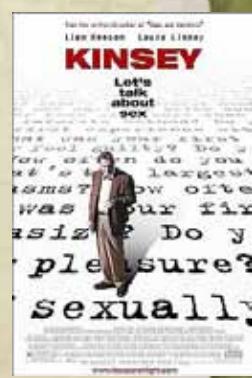
9月23日（星期日），6:30pm - 9:00pm

月树影院29：《金赛性学教室》（Kinsey），  
曾丽萍导读。

描述性学博士艾佛金赛的生平传奇，这位性学大师将性学变成了热门学派。



冥王星早餐



金赛性学教室

## 《蕉风》第505期

出版日期：2012年8月

售价：RM1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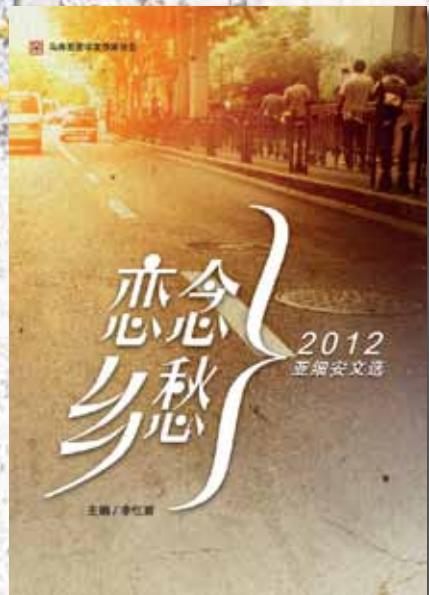
电邮网购：[mhlcsc@sc.edu.my](mailto:mhlcsc@sc.edu.my)

南方学院出版

### 内容简介

蕉风第505期，精彩专题包括“摇滚与马华文学”、“吟游诗人威雷伯（Rob Wilson）专题”、“2011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瑞典诗人——托马斯·特朗斯特罗默Tomas Tranströmer”译诗。





## 《恋念乡愁：2012亚细安文选》

主编：李忆著

文类：文集

出版日期：2012年8月

ISBN：978-983-2111-29-0

定价：RM32

马来西亚华文作家协会出版

### 主编简介

李忆著，现任马来西亚华文作家协会副会长。首届马来西亚优秀青年作家奖得主。主编《马华文学大系：短篇小说，1965—1980》。曾任《马华文学》主编。主要作品有长中短篇小说，散文、游记。著有长篇小说《遗梦之北》、《春秋流转》、《镜花三段》；中短篇小说《痴男怨女》、《梦海之滩》、《李忆著文集》、《女人》；散文集《去日古多》、《地老天荒》、《年华有声》、《岁月风流》、《大地红尘》等。

### 内容简介

此书收录亚细安八个国家（马来西亚、新加坡、印尼、泰国、汶莱、菲律宾、越南、缅甸）作家、诗人的作品，含短篇小说、散文、新诗等。《恋念乡愁：2012亚细安文集》让我们认识不同的文化，不同的传统而搭起一座桥梁，更通过彼此的作品，去感受文学的心灵，让我们彼此了解更多一些……

亚细安八个国家的作家、诗人，齐把关注的目光放在同一个世界的层面上。他们不一定需要坚守什么文学传统，就以自己的理解，自己的方式，说出他（她）对这个世界的感受、感悟，他（她）看到了什么。

## 《寻碑》

作者：勿勿  
 文类：微型小说集  
 出版日期：2012年8月  
 ISBN：978-967-4190-09-5  
 定价：RM22  
 大将出版

### 作者简介

以“沙河”写诗，以“勿勿”写微型小说，1946年生，双鱼座。祖籍广东潮阳。退休前从事摄影。第九届花踪文学奖新诗推荐奖得主。

曾出版诗集《鱼的变奏曲》和《树的墓志铭》。作品也曾收入《马来西亚当代微型小说选》《马华文学大系》《赤道形声》《马华新诗史读本》。

作者曾在答覆《南洋文艺》主编张永修的提问时如此回答：“我几乎是在用不同的‘声音’来写诗和极限篇（注：字数更极限的微型小说），在着手构思极限篇时，一心只想要怎样用最经济的文字去完整地交代一个情节，而写诗的心境却要像行云流水，是另一番感受。”

### 内容简介

写诗的“沙河”俨然大师、屡获奖项评骘；写微型小说的“勿勿”时有佳作、更见精彩。

此书共收108篇小说极限篇，写作时间跨2002至2011年，结集自《南洋文艺》的300字“极限篇”专栏。

陈政欣称，“‘勿勿’这笔名和第一篇极限〈隐身术〉是在2002年4月6日出现在《南洋文艺》，已是极限篇征稿以来的第41篇作品。在这之后的10年里，勿勿一共创作了108篇的极限篇，俨然就是马文坛上的极限篇大户。”

精奇的架构、发人深省的见解、有力的收尾，作者如此经营小说“极限篇”，必然是脑子里时时刻刻运转故事，以极限临界无限，才有如此让人叹为观止的量产。





## 《新宁阿伯》

作者：温祥英  
文类：小说集  
出版日期：2012年8月  
ISBN：978-967-4190-12-5  
定价：RM20  
大将出版

### 作者简介

原名温国生，1940年生于霹雳太平，祖籍广东台山。1961年获马大文学荣誉学位；后在槟城执教，从校长职退休。

笔名有山芭仔、温祥英、温臧、半闲人等。著有小说集《温祥英短篇》《自画像》；杂文集《半闲文艺》《自画像》及《清教徒》。

### 内容简介

本书收入温祥英七篇短篇小说，〈华伯返唐山〉〈观音娘娘〉〈999：记一段颓废的生活〉〈美丽梦者〉〈新宁阿伯〉〈出口〉〈隔阂〉〈羽毛球拍〉，七篇皆为温祥英写作关键词“清教徒”系列，自2006到2011年内创作。

“温（祥英）迷”所熟悉的人物如山芭仔、振顺哥、华伯、荣伯、晃伯……玛格烈，出入各篇；庞杂的细节描绘，多处见文本互涉，并延续《清教徒》“细节饱满，文字细密”的风格。（黄锦树）

作者在此七篇叙述时或采用第一人称“我（山芭仔）”，或以第三人称视角“老温”、“他祥英”来说故事，虚实互见，让读者疑是作者的“自画像”（“山芭仔”及“温祥英”皆是作者笔名）。纪实与虚构娴熟交替使用，动机多半是——“欺骗读者，让他们以为这是真人真事。”（〈卖〉附记，《清教徒》）

温祥英小说特色，是用地道的马来西亚中文写作，羼杂大量方言、英语及巫语，还有许多中港台输入的“潮流语”。小说中酒吧场景处处，制造“颓废”（“颓废”亦堪称温氏写作关键词）；而在嫖妓、性爱描述中，更惊见“作者现身”，让读者读罢莞尔。

## 《世界灰尘史》

作者：张柏檉

文类：小说集

出版日期：2012年12月

ISBN：978-983-2812-70-8

定价：RM20

有人出版

### 作者简介

张柏檉，1978年生于马来西亚柔佛州峇株吧辖。中学时代开始文学创作至今，作品以小说为主。

早期使用笔名张柏平在报章文艺版发表作品。曾获花踪文学奖、海鸥文学奖。

### 内容简介

张柏檉第一本短篇小说集。获福联会出版基金奖。共收入十六篇短篇小说，其中包含奇幻 / 冒险 / 爱情元素，充满想像力。





## 《战地情书》

作者：褚素莱

文类：散文集

出版日期：2012年8月

ISBN：978-983-2812-73-9

定价：RM28

有人出版

### 作者简介

褚素莱，出生于马六甲，旅居海外二十载，目前独居于荒漠杳无人烟之地。任职随军翻译，为联合国特遣北约科索沃维和部队服务。国际笔会属下美国笔会会员，参与世界各地狱中作家、流亡作家等人权事项。

### 内容简介

战争无情且荒谬。一位置身战地的女子，却在那里用心生活，写下了这些有情篇章。俨如枪口下的花，这本书记下了生命的无助，却也记下了生命的喜悦和坚毅。

《随军翻译》写出了战地人民的苦难与挣扎求存，深深触动读者心灵。《战地情书》继续说着，那些说也说不完的故事……

故事里有泪水也有笑声。若说《随军翻译》较多凝重的笔调，《战地情书》里的褚素莱则常以舒展之笔，记下军中生活轻松逗趣的一面。沉郁战地里飘扬在风中的欢笑声，如贫瘠土地上开出一朵朵花。

## 《知食份子2》

作者：林金城

文类：饮食杂志书

出版日期：2012年8月

ISBN：978-967-10103-2-7

定价：RM28

木言社出版

### 作者简介

林金城，品牌创意顾问，“知食份子·人文空间”策划总监。担任电视节目“阿贤人情味”、“阿贤贪吃路线”（大马）及“美食寻根”（新加坡）节目顾问。

2000年起致力于饮食文化研究，至今已为超过250种食物溯源，包括肉骨茶、福建面、海南鸡饭、炒粿条等，堪称最了解马来西亚食物的“知食份子”。

林金城曾出版摄影／散文集、诗集《假寐持续着》；饮食散文集《知食份子》及古迹／文化散文《十口足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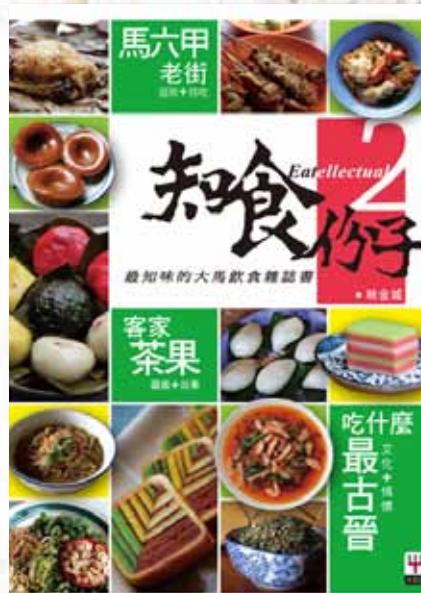
### 内容简介

大马最知味的饮食杂志书。

林金城多年研究饮食文化、品尝美食的心得经验。《知食份子》由林金城负责全书的撰文和摄影，涉足全马城乡，为读者寻味，为食物寻根。内容多元，每期设有一主打专题，全面介绍一个地方的特色美食，附推荐餐馆或食摊，以及林金城精心制作的逛食地图。林金城也将针对某种食物，及其演变的各种类型，作深入的介绍和推荐。他在介绍美食时，常嵌入文化及历史，以感性优美、精准独到的文字，让读者了解食物的流传价值和味觉历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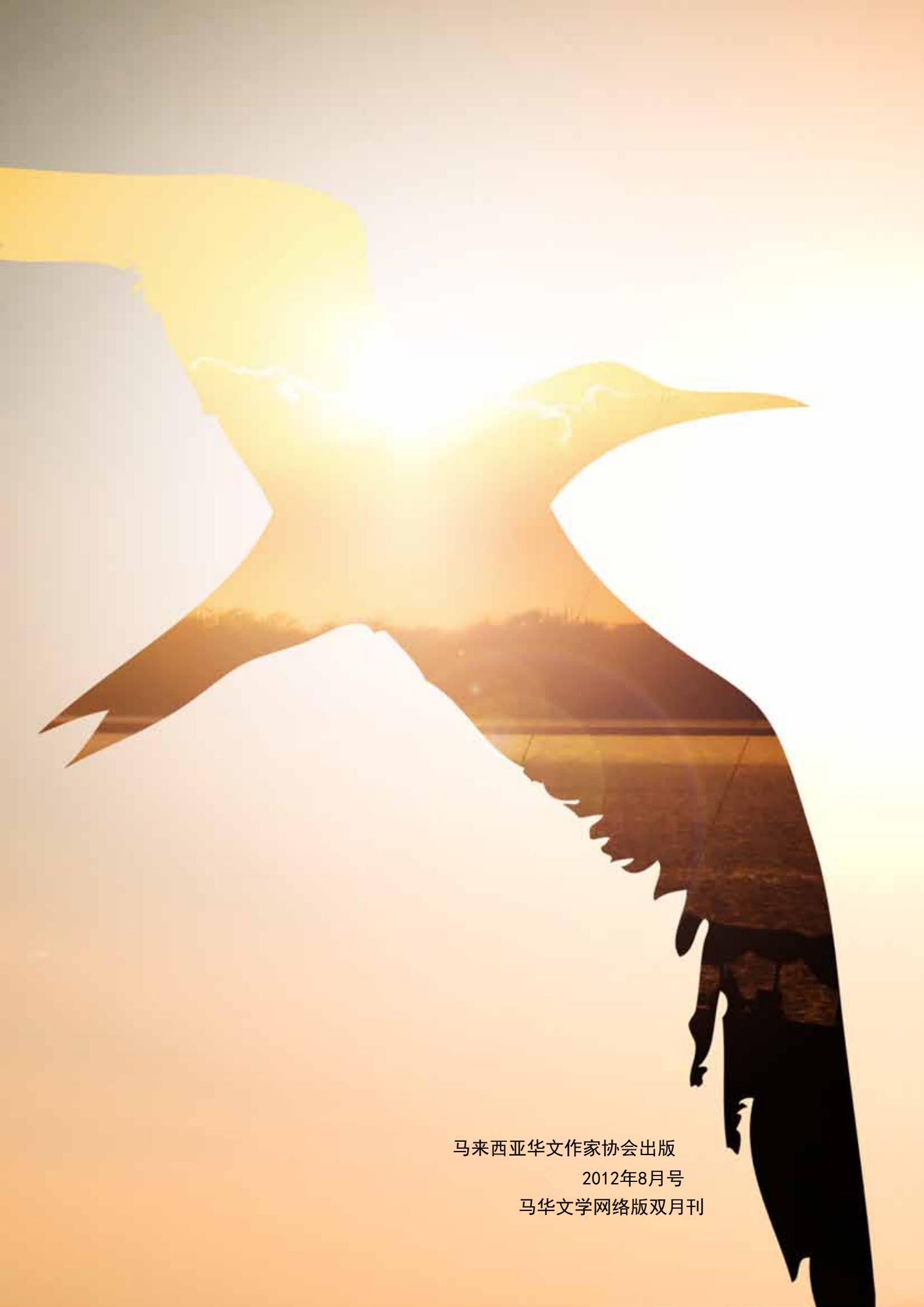
#### 《知食份子2》重点内容包括：

1. 吃什么最古晋，带领读者远赴东马，揭开哥罗面、千层蛋糕等饮食文化面纱。
2. 马六甲老街找吃之旅，附美食地图，让你按图找味，吃完逛街，逛了街再吃。
3. 客家茶果面面观，附图鉴及故事，是最完整的客家茶果溯源和介绍。
4. 林金城在介绍某种食物时，必定会介绍该食物的代表食店或摊位，并附上GPS，带领你轻松上路，找吃不难。



# 稿约

1. 欢迎创意十足，文学性强劲的小说，散文、诗歌、剧作、翻译、文学评论、文学理论、文学史料等文体。也欢迎作者自绘插图。
2. 来稿请勿一稿两投或数投。三个月内若未接获采用通知，作者可另行处理。
3. 接受繁简文体投稿。请用标准的标点符号。本刊不设退稿，请作者自留底稿。
4. 来稿请提供作者中英文姓名、电子邮址、通讯地址、电话号码（手机/住家）。如提供银行户口号码，稿费将直接汇入。
5. 本刊有删改权，修正错别字，如不愿者请事先说明。
6. 作品的文责作者自负。刊载的作品，不代表作协或编者的立场或意识形态。
7. 本刊不接受互相表扬或人身攻击的评论、广告性质的序与跋。
8. 欲宣传新书出版讯息，请寄来基本资料及封面相片即可。文学活动讯息也可酌量发表。
9. 翻译文稿请附原文（传真或电邮）、原作者简介，并注明原文出处。
10. 来稿刊登后，将被视为授权本刊重新制作成电子书或任何电子制作。其他版权归作者本身拥有。
11. 如有意转载、翻译、改编、或收入任何选集文选，请向作者本人洽商，但请注明本刊刊载期数。
12. 来稿请提供纯文字档（.doc 或 .txt）。请寄：  
[mychinesewriters@hotmail.com](mailto:mychinesewriters@hotmail.com)



马来西亚华文作家协会出版  
2012年8月号  
马华文学网络版双月刊